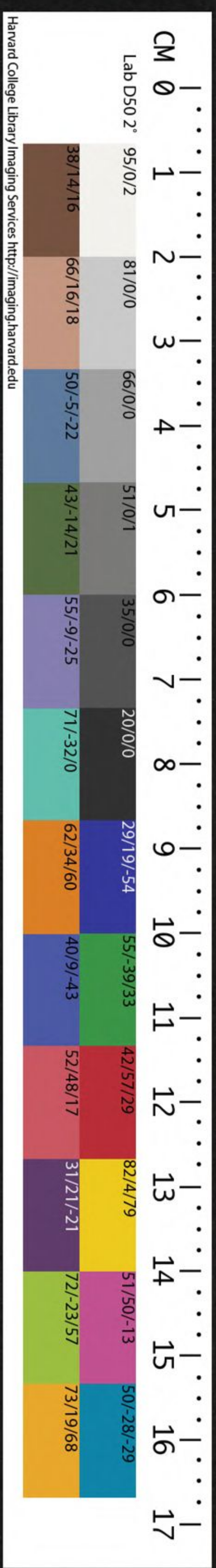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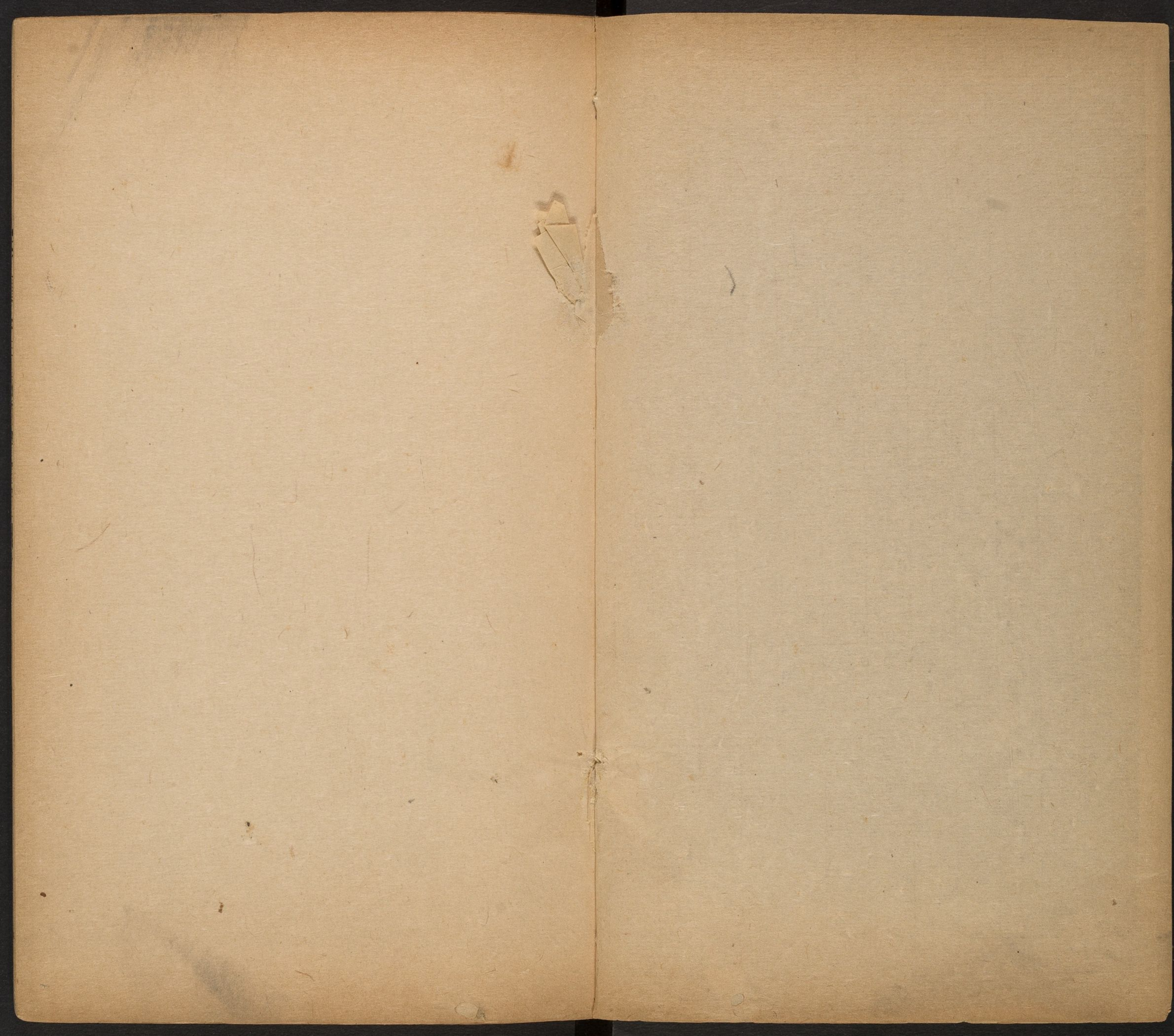
T2521 /3122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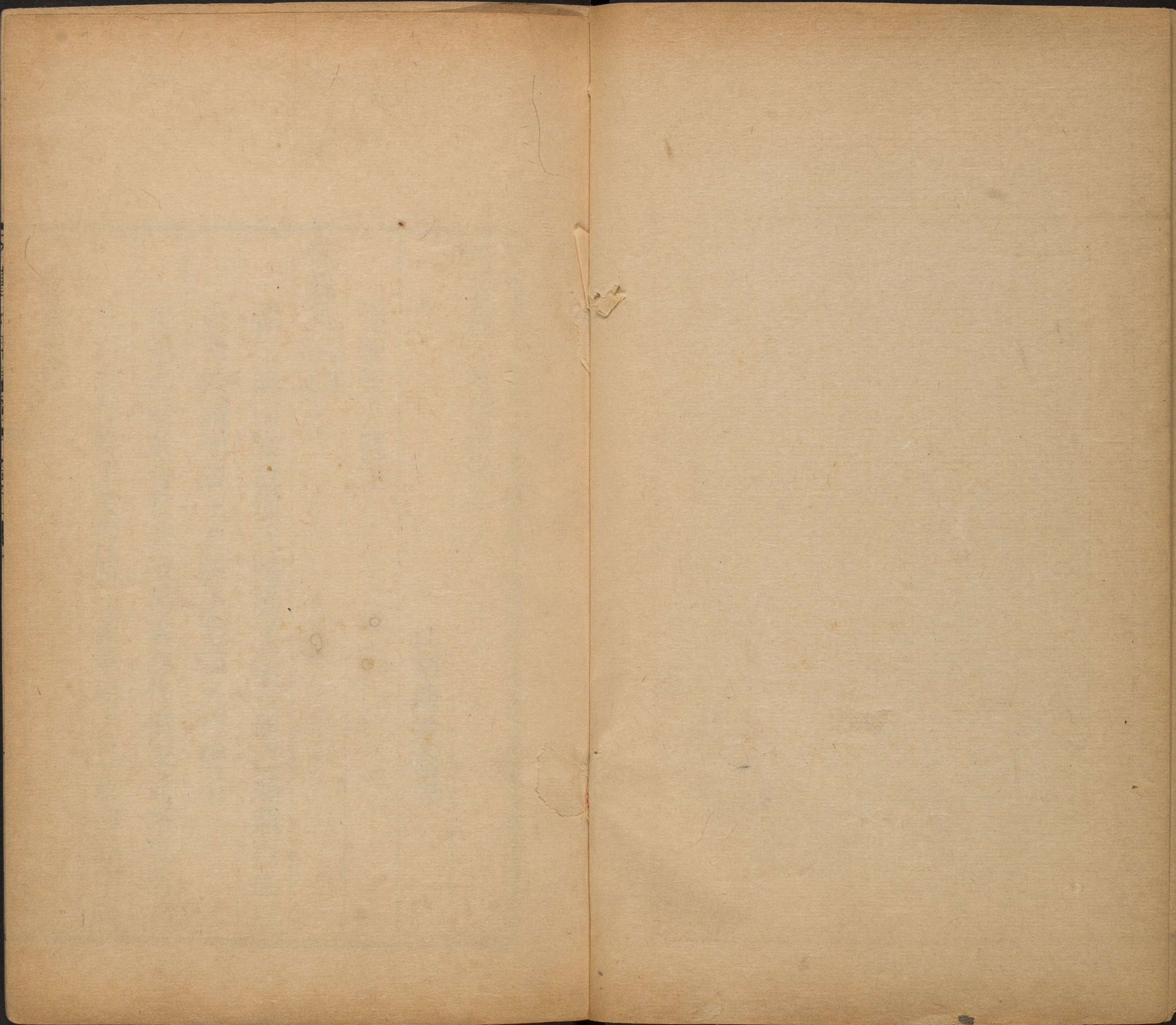
竹書紀年集證 江都陳逢衡 第八冊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FEB 11 193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s://imaging.harvard.edu>





竹書紀年集證卷四十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江都陳逢衡學

慎靚王 隱王

慎靚王

原註  
名定

孫之騷曰索隱慎作順陽子法言周之順赧以成周  
而西傾謂順靚王及赧王常璩又作靜王

史記志疑案晉常璩華陽國志作慎王而路史前紀  
注引志作靜王又作順王蓋單稱之耳靚即靜字順  
與慎通

元年辛丑

通鑑綱目同

秦取我曲沃平周

孫之騷曰後漢志西河郡有平周十三州志云古平周邑在汾州介休縣西四十里曲沃屬絳州又陝州亦有曲沃城

洪頤煊曰史記樛里子列傳秦惠王八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索隱云王邵案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竝不同又與紀年不合當卽此事

衡案魏世家襄王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六國年

表顯王四十七魏襄王十三秦取曲沃平周當魏惠王後元之十四年較竹書先二年又樛里子列傳秦惠王八年使將而伐曲沃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事在紀年顯王三十九與汾陰皮氏並取者也紀年不書取曲沃疑脫故顯王四十一年秦歸我焦曲沃洪頤煊引樛里子傳謂卽此事誤然案樛里子傳所謂出人取城之事又與秦本紀惠文王十三年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同何一以爲八年一以爲十三年也孫之騷謂陝州亦有曲沃城豈同時有兩曲沃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十八 二  
歟然其年俱與紀年不合蓋慎靚王元年當魏惠成  
王後元之十六年秦惠文王後元之五年也

二年魏惠成王薨

通鑑綱目慎靚王二年魏君瑩卒

統箋案呂氏春秋開春篇梁惠死葬有日矣天大雨  
雪至牛目羣臣多諫太子請弛期更日不許惠施曰  
昔王季厯葬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  
曰謔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於是出而爲之張  
朝羣臣百姓皆見之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太子

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又吳淑雪賦葬滕文而弛  
期注引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  
目請弛期不許是孟子與滕文之譌

鄭環曰穰侯傳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  
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三十  
三年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  
縣三十四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  
芒卯于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據此  
雖與魏世家微異要在喪地七百里之中魏世家襄

竹書紀年集說 卷四十八 三  
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圍我焦曲  
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  
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  
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取八  
邑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楚世家  
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  
八邑據紀年惟東敗於齊在惠王二十八年若喪地  
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皆改元後事也孟子至梁斷  
在慎靚王元年

衡案梁惠王後元十六年內事與本紀秦惠文王同  
時魏世家所謂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于雕陰圍  
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卽秦本紀惠文王六年魏  
納陰晉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八年魏納  
河西地是也魏世家所謂襄王六年與秦會應秦取  
我汾陰皮氏焦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  
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卽秦本紀惠文王九年取汾陰  
皮氏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  
十一年歸魏焦曲沃是也鄭氏環引穰侯傳秦昭王

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事誤矣案魏惠王卒時在秦惠文王後元之六年惠文王後元十四年方卒又閱武王三年秦昭襄王方立焉得以昭王時事與魏世家惠王事相應證乎

三年癸卯今王元年

六國年表慎靚王三魏哀王元年○志疑案哀當作襄

孫之駮曰國策惠王子襄王襄王子哀王元年為慎靚王三年癸卯通鑑目錄壬寅惠成王薨子襄王立

癸卯為魏襄王元年

統箋案世本魏襄王名嗣惠成王子一名赫時作紀年者襄王時人故以為今王又案史記作哀王據孟子見梁惠王之後即云見梁襄王趙岐注曰襄謚也魏之嗣王也是史記哀王為誤

鄭環曰襄王終二十年葬時尚未立謚故曰今王哀乃襄字之誤世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是也索隱信史而謂世本脫一代亦誤

洪頤煊曰史記魏世家集解云案古文惠成王立三



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  
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  
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苟勗穆天子傳序亦  
云紀年今王於世本蓋襄王也故諸書引今王紀年  
皆作魏襄王索隱云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  
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卽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  
下哀王卒又引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年蓋承史  
記正文而言非以今王爲哀王也

四年

衡案六國年表慎靚王四秦惠王後元八魏哀王二  
韓宣惠王十五趙武靈王九楚懷王十二燕王噲四  
齊湣王七據紀年爲梁襄王二年韓威侯二十年據  
大事紀爲齊宣王二十六年

五年

衡案六國年表慎靚王五秦惠文王後元九取趙中  
都西陽安邑趙武靈王十秦取我中都西陽安邑案  
安邑是魏地非趙地故秦本紀只言伐取趙中都西  
陽趙世家亦只言秦取我西都及中陽也年表安邑

年書紀年身語  
卷四十八  
六  
二字宜衍

六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  
雍向爲高平

水經濟水注闕駟十三州志曰軹縣南山西曲有故  
向城卽周向國也傳曰向姜不安于莒而歸者矣竹  
書紀年曰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向二月城陽向更名  
陽爲河雍向爲高平卽是城也

路史國名紀向姜國今河陽西北三十五有向城酈  
元云軹南四十五向城璠預皆以河內軹西有向而

無城疑爲蘇田案紀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向二月  
城陽向

統箋案晉語曰襄王賜晉文南陽陽樊之田陽人不  
服倉葛呼曰陽人未狎君德隱十一年傳注杜氏曰  
野王縣西南有陽城地里通釋曰范睢傳秦昭王三  
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括地志高平故城在  
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周桓王以予鄭韓滅鄭有  
其地至是復歸之晉也徐廣曰紀年云魏哀王四年  
改宜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今據紀年但曰城陽向

烏知爲宜陽也况陽向並在河內其必非宜陽明矣  
至以襄王爲哀王承史遷誤又案周本紀慎靚王立  
六年崩歲在丙午紀年不載王陟闕文也

衡案統箋據杜氏謂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非宜陽甚  
合蓋此地先屬周後屬晉故曰晉陽隱王十二年秦  
拔我晉陽卽此地也與趙之晉陽異蓋自三家分晉  
之後此地入韓今韓又歸此地於魏統箋以爲至是  
復歸之晉誤

隱王

原註史記作赧王名  
延蓋赧隱聲相近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時東  
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志疑案竹書稱隱王是  
也隱王卒于西周武公東周文君之前安得無諡沈  
約竹書注謂赧隱聲相近非也索隱云諡法無赧政  
以微弱竊鈇逃債赧然慙愧故號曰赧耳又皇甫謐  
云名誕恐誤

孫之騷曰案尙書中候以赧爲然鄭元曰然讀曰赧  
國策有赧王注云周紀慎靚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  
周卽王城今河南也東周鞏洛陽也是時王赧微弱

西周與東周分王政理各居二都故曰東西周王赧  
僅僅寄居西周耳

趙紹祖曰案赧非諡竹書既以梁襄王爲今王不舉  
其諡是書成時襄王未卒赧王亦未卒也其稱爲隱  
王不可解謂赧隱聲相近而誤者亦非是

韓怡曰史記赧王在位五十九年後襄王四十年方  
滅于秦竹書終於襄王二十年當赧王之十六年記  
者于襄王尙稱今王赧王不應有諡附注赧隱聲相  
近之說非也所謂隱者不敢直厲時王之意云爾

衡案此條當是王陟二字是時赧王未卒作書者不  
得預爲此諡或曰春秋始于隱公紀年終隱王蓋紀  
年法春秋文也一本無隱王二字

元年丁未十月鄭宣王來朝梁

統箋案韓世家宣惠王卽鄭威侯十一年始號爲王  
索隱曰紀年鄭威侯七年五月梁惠王會威侯於巫  
沙十月鄭宣王來朝今據紀年魏惠王與威侯會巫  
沙在顯王三十八年鄭宣王來朝在赧王元年當魏  
襄王之五年相距凡十有七年是索隱誤也

洪頤煊曰案史記韓世家昭侯卒子宣惠王立紀年  
作次威侯立索隱引紀年威侯七年十月鄭宣王朝  
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又韓舉下  
引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鄭宣王卽鄭威侯隨  
事見文故或曰宣王或曰威侯古威宣通用史記齊  
宣王紀年作齊威王其證也故下文仍以威侯紀年  
明不卒於此年索隱疑此年不見威侯之卒分威侯  
與宣王爲二人非是又索隱云又有殺悼公悼公  
又不知誰之誤疑亦紀年之文

衡案殺悼公卽所謂  
韓姬弑其君悼公是

也說見  
補遺

趙紹祖曰案韓世家索隱引於圍襄陵會巫沙後卽  
云十月鄭宣王來朝此索隱誤也

衡案顯王十五年鄭釐侯於中陽之地見惠王故曰  
來朝中陽今惠宣王於大梁之地見襄王故曰來朝  
梁梁卽所謂徙邦於大梁者也據紀年是年爲韓宣  
王二十四年

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齊師殺子之醢其身

戰國策燕王噲旣立子之相燕蘇代爲齊使于燕燕

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于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受益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與益也其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

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里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

市被死以殉國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史記六國年表周赧王元年燕王噲七君噲及相子之皆死。志疑案世家集解索隱均引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則今年表脫太子二字明矣而所謂太子者世家以爲太子平卽昭王子深疑之

世家稱太子平年表紀年稱公子平冢庶不明疑一先是太子與子之爭權舉兵攻子之不克百姓反攻太子則其不爲國人所戴可知賢如昭王不應有此疑二齊并燕二年燕人共立平夫旣攻之而又立之於禮頗乖且何以遲至二年復立乎二年之中太子安在疑三昭王語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齊之入燕實藉太子爲內應今觀昭王之言殊不合事情疑四攷趙世家武靈王召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使樂池送之諸處俱不書

集解索隱引紀年同集今世所傳紀年無之

解疑趙聞燕亂遙立職爲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斯乃虛揣之譚未見確證而索隱遽譽裴駟得其旨豈不惑哉竊意職爲王時在噲死之後昭王未立之先職立二年卒始立昭王而昭王並非太子太子已同君噲及相子之死於齊難矣徐孚遠亦云太子平與昭王當是二人或昭王名平太子不名平徐說甚覈世家誤仍國策來耳

孫之騷曰齊策田臣思曰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

齊因起兵攻燕二十日而舉燕國

統箋案燕世家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索隱曰案年表曰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又云子之殺公子平今此云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則年表紀年爲謬也然紀年謂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索隱遺不克字而云殺公子平何謬也裴駟案汲冢紀年擒子之而醢其身與此正同又齊人伐燕孟子以爲宣王時史記六國表燕王噲及子之死在湣王十年溫公稽古錄据竹書紀年周顯



王三十七年爲齊宣王之元年則隱王元年爲齊宣王十九年是年齊師殺子之與孟子合孟子慎靚王三年見梁襄王而去梁之齊纔三四年則正齊宣王十八九年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正儲子爲相時也王令章子將兵以伐燕正孟子與遊時也朱子據史記以梁惠王三十五年孟軻至梁不審其至梁在惠王改元之末年當在慎靚王一二年間而轉疑溫公通鑑以伐燕在宣王十九年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復畔也因云未詳所據大事記以赧王

元年孟子致爲臣于齊則紀年實與孟子合也

鄭環曰案

孟子致爲臣當在赧王三年燕人叛之後大事記所云與孟子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不合

衡案史記燕世家志疑云史誤書齊宣王湣王之

故伐燕一事紛紜莫定荀子史記以爲湣孟子以爲

宣從荀與史者古史及宋輔廣孟子問答鮑彪國策

注陳善捫蝨新話也從孟子者通鑑大事記吳師道

國策校注金履祥孟子集註考證及經史問答也國

策于燕則宣王于齊則湣王閻氏孟子生卒年月考

則欲移燕噲五年至九年事于齊宣八年後十二年

前以合孟子即朱子于孟子序說既竝存之而于四書或問又以為潛王言人人殊余謂當從宣王時為信國策兩岐其詞必有一誤荀子惟王霸篇有齊潛敗燕之語孤文難徵蓋孟子未嘗事潛王其仕齊去齊皆在宣王之世而齊之伐燕當在周赧王元年為齊宣王二十九年乃孟子致為臣而歸之歲也又案通鑑綱目慎覲王五年燕君噲將國讓其相子之赧王元年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三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誤以太子平為即燕昭王也不知

當時已與君噲子之俱死後所立昭王非太子平也紀年謂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蓋謂相殺不勝非謂太子平不死于是也國策燕世家俱誤故通鑑亦因之而不改也

二年齊地景長長丈餘高一尺

孫之騷曰搜神記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

餘高一尺五寸春秋後語周赧二十衡案十字疑衍若至周赧二十

年則儀死已久焉得有為秦連橫之事乎年齊東有二石高三丈餘相從

而行如海數百步是時張儀為秦連橫齊獻魚鹽之

地三百里于秦

統箋案周髀算經陳子曰夏至南萬六千里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日中立竿測景周髀長八尺易氏祓曰夏至日在南陸躔東井去極六十六度有奇而景尺有五寸冬至日在北陸躔牽牛去極一百六十度有奇而景丈有三尺春分日在西陸躔于婁秋分日在東陸躔于角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而其景均焉今齊地景長隋史袁克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亦是類也淮南子曰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

### 魏以張儀爲相

孫之騷曰韓非子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論衡張儀佞脇亦相秦魏

統箋案齊策犀首以梁戰于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王因相儀

衡案年表顯王四十七年張儀免相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本紀秦惠文君更元三年張儀相魏魏世家襄王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三說俱當紀年魏惠改元之十四年通鑑綱目書秦相

張儀免出相魏在周顯王四十六年少史記一年當  
魏惠成王後元之十三年又書魏請成于秦張儀歸  
復相秦在慎靚王三年又書秦張儀復出相魏在赧  
王五年是張儀相魏非一次矣然魏惠王時無張儀  
相魏事景春問公孫衍張儀在孟子去梁之後則相  
魏定在襄王時今據紀年在赧王二年當魏襄六年  
亦無再相魏事又案洪範五行傳云魏襄王十三年  
張儀詐得罪於秦而去相魏將爲秦而欺奪君是歲  
魏有女子化爲丈夫者天若語魏曰勿用張儀陰變

爲陽臣將爲君是時魏亦覺之不用張儀儀免去歸  
秦魏無害此說亦屬附會當是從孟子以儀衍爲妾  
婦化出若真有是事孟子何不取以折景春之問

三年韓明帥帥伐襄邱

統箋案水經注濮渠又北逕襄邱亭南竹書襄王七  
年韓明帥師伐襄邱据稽古錄赧王四年韓襄王倉

元則七年當是元年之譌較竹書少一年

衡案此是魏襄王七

年非指韓襄王也統箋誤据年表此是韓宣惠王二十一年也明年爲韓襄王元年

秦王來見于蒲坂關

孫之騷曰陶城南對蒲津關地里志縣故蒲也昔魏以蒲賂秦秦人還蒲于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後始皇東巡見有長坂乃加坂也

統箋案秦本紀惠文王後元三年張儀相魏五年王遊至北河則此時道經蒲坂故襄王見于蒲坂關也衡案六國年表赧王三年爲秦惠文王後元十三年統箋以本紀後元五年王遊至北河當之誤矣案年表秦惠文王後元五王北遊至河上當慎靚王元年非此時也國名紀云蒲蒲衣之故國寰宇記爲子路

問津之處

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角象齒統箋案越世家楚威王興兵伐越殺王無彊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江南海上据竹書周顯王三十六年越無彊爲楚所滅又十二年顯王陟慎靚王立六年陟赧王三年越人來獻舟三百距無彊滅二十一年矣是此越王者必無彊之子若孫也水經注引紀年曰越王使公師隅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萬與今本小異說文象長鼻

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又字說象齒感雷莫之爲而文生通雅象大者六牙爾雅九府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交州記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山犀也埤雅曰南人以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言難別也

衡案此條當次於顯王三十六年楚圍齊于徐州遂伐於越殺無疆下蓋無疆旣殺而無疆之子獻此以求和于楚越世家所謂朝服於楚是也若在赧王之時越已衰弱之至焉得有舟二百及箭五百萬之多

乎且越與魏亦風馬牛不相及若云來獻爲獻於魏則更不可通矣

五月張儀卒

統箋案儀卒在襄王七年史記云十年誤又稽古錄曰周赧王五年秦武王元張儀與秦武有隙乃去秦相魏遂卒于魏据竹書儀卒在赧王三年非五年也洪頤煊曰史記張儀列傳索隱引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史記哀王卽紀年襄王也韓世家集解亦云魏哀王十九年紀年于此說楚入雍氏楚人敗其

竹書紀年集說 卷四十八  
時張儀已死十年則張儀之卒當在魏襄王九年五月不得次在此也

衡案六國年表赧王五秦武王元年張儀魏章皆死于魏張儀列傳索隱引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與年表合而年表又於赧王六魏哀王十書張儀死者蓋上冒惠王之一年也秦紀武王二年張儀死于魏魏世家哀王十年張儀死當亦是此例特今本紀年儀相魏在隱王二年儀卒在隱王三年當魏襄王之七年張儀列傳所謂相魏一年卒于魏是也於年

表秦紀世家俱不合且與索隱所引之紀年不合未知孰是

四年翟章伐衛

衡案翟章即前威烈王十七年翟角之孫蓋魏將也

孫之駮曰趙策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或即此翟章矣

統筭案魏世家魏哀王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据紀年正襄王八年事云哀王誤伐衛事在衛嗣君八年

魏敗趙將韓舉

統箋案韓世家宣惠王八年魏敗我將韓舉索隱曰案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本趙將後入韓也今據竹書韓趙各有一韓舉非一人先在趙而後入韓也先是齊田盼戰于平邑獲邯鄲韓舉當威烈王十六年後八年王陟歷安王二十六年烈王七年顯王四十八年慎靚王六年又加隱王四年相距凡九十九年魏復敗韓舉豈仍爲一人乎又案韓世家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邱

則趙之韓舉死矣此當是鄭將如韓世家之所說不得云趙將也又案地里志泰山郡有桑邱則桑乃桑之譌

衡案趙紹祖曰案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魏敗趙將韓舉其時當韓威王八年則當在顯王三十九年而今本誤係于隱王四年洪頤煊曰史記韓世家索隱引在威王八年當在鄭宣王朝梁之次年余案兩說皆泥于索隱之引而不知紀年前後兩韓舉實一韓舉也六國年表韓宣惠王八魏敗我韓舉梁玉繩曰案



趙世家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桑邱爲韓  
宣王六年則趙之韓舉已先二年死矣疑此別一韓  
將而趙將適與同姓名爾索隱旣云是韓將不疑而  
又引紀年趙將韓舉之文謂舉先爲趙將後入韓非  
也紀年所載多舛當擇而取之卽如韓舉紀年於威  
烈王十六年書齊獲邯鄲韓舉於隱王四年書魏敗  
趙將韓舉若是一人無論旣爲齊獲不應仍爲趙將  
又忽爲韓將而其爲魏敗時逆數至爲齊獲之年已  
百歲矣韓舉若是之壽耶其誤明甚余案梁氏之說

謂紀年多舛可也謂別一韓將與趙將同姓名則不  
可據趙世家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  
邱當顯王之四十二年紀年威烈王十六齊獲邯鄲  
韓舉與此年魏敗趙將韓舉當係於此時所謂韓舉  
與齊魏戰是也故一則曰邯鄲韓舉一則曰趙將韓  
舉則舉爲趙將非韓將明矣若韓世家宣惠王八年  
魏敗我將韓舉與六國表宣惠王八魏敗我韓舉同  
誤夫宣惠王八則顯王四十四也豈顯王四十二韓  
舉方戰死而于顯王四十四又別有一韓舉哉或年

代遠隔猶可言也而近在二年之內頓有二韓舉且所戰者非齊卽魏又皆敗績無是理也然則韓舉蓋以韓人而爲趙將猶衛鞅以衛人而爲秦將也鞅不聞以爲衛將舉獨可以爲韓將乎此必史公因韓字而誤而徐廣及索隱又皆以爲韓將蓋不知紀年之文誤列于前後故不相連屬如此若類而敘之而韓舉之爲趙將又何疑乎而韓舉之爲一人又何惑乎五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

水經洛水又東北過河南縣南注魏襄王九年洛入

### 成周山水大出

衡案自司空寘治河之後水官失職世罕有人故殷凡十數遷而無定沿及周末諸國各爲堤障而二周眞爲釜中之魚矣時赧王居王城成周則東周君之邑耳

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

水經濟水注又東北左會別濮水受河于酸棗縣故杜預云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竹書紀年曰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鄆圈稱曰昔天

竹書紀年集說 卷四十一  
子建國或以姓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樹氏都酸棗以棘名邦故曰酸棗也

統箋案爾雅久雨謂之淫淫雨謂之霖春秋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是也述異記者舊說周秦間河南雨小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郡國志酸棗卽鄭廩延之地括地志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十五里

楚庶章帥師來會我次于襄邱

衡案此庶章帥師伐魏也其曰來會我者因其次而

不進故不以來伐爲文也水經濟水注引竹書作魏襄王十年是當隱王六年也

七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

原註此年未的○衡案此與顯王三十五年楚吾得帥師及秦

伐鄭是一時事說見前洪頤煊曰漢書注引次作至

水經河水注東出羊求川西逕北屈縣故城南城則夸吾所奔邑也汲郡古文曰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加北

路史國名紀屈夷吾采麗姬曰蒲屈君之疆也今隰州有故屈城南屈也翟章救鄭次南屈者

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

史記魏世家哀王十二年太子朝于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志疑案此書伐皮氏在哀王十二年與紀年書於隱王八年合然年表及樗里甘茂傳竝在秦昭元年魏哀十三年恐是十二年誤

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

水經注汾水又西逕皮氏縣南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圍皮氏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十三年城皮氏者也

統箋案魏策秦楚攻魏皮氏魏太子在楚謂樓子于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此皮氏于以攻韓魏利也鄢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  
韓怡曰圍疾西風語雖費解而水經汾水注所引與舊本同張氏據史記樗里子傳徑改作秦楮里疾圍蒲不克似率

九年城皮氏

統箋案周顯王三十九年秦攻魏汾陰皮氏時皮氏屬秦二十四年矣至是魏復據皮氏故秦圍之卒解圍未拔而去故襄王城之

十年

衡案六國年表是年爲燕昭王七年蓋燕亂于赧王元年又公子職立二年而後昭王立故至是爲昭王七年也齊爲湣王十九年案大事記滅湣王之十年以益宣王謂宣王在位二十九年則此年當爲湣王九年

十一年

衡案六國年表赧王十一秦昭王三魏襄王十五韓

襄王八趙

武靈

王二十二楚懷王二十五燕昭王八齊

湣王二十

十二年秦拔我蒲坂晉陽封谷

孫之騷曰魏世家哀王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正義曰陽晉當作晉陽在蒲州封陵亦在蒲州鮑注魏襄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陽晉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張儀傳秦攻衛晉陽大關天下胸

索隱曰夫以常山爲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胸蓋其地秦晉齊楚之交道也在衛國之西南

統箋案括地志蒲城在蒲州河東二里晉陽故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史記正義曰封陵在古蒲坂縣西南河曲之中蓋近平陽地也秦本紀秦昭襄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蘇秦列傳秦正告魏曰我下軹道南陽封冀索隱曰封封陵也

衡案秦本紀莊襄王四年取蒲坂六國年表赧王十

二魏哀十六秦拔我蒲坂晉陽封陵魏世家索隱曰紀年作晉陽封谷

十三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服

水經河水注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竹書紀年云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服矣

孫之騷曰括地志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胡廣說

曰趙武靈王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

統箋案地里志五原郡有九原縣史記索隱曰秦曰九原漢武帝改五原郡郡縣志五原謂龍遊原乞地干原青嶺原尙嵐正原橫槽原又曰敬本古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賈耽古今述曰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郡城也方輿紀要曰九原今榆林衛西北七百餘里廢豐州境是一統志九原縣在大同府西北四百二十里史記貨殖傳狐貂裘千皮說文貂鼠屬大而黃黑通典俞矜國少牛馬多貂鼠徐廣曰北方寒

以貂皮煖額附施于冠因爲首飾

衡案六國年表赧王十三趙武靈王二十四據趙世家武靈王十九年與肥義樓緩公子成謀遂變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畧中山地西至榆中二十一年中山獻四邑因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故有遷于九原之命據趙世家武靈王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當年表赧王之十五年當是其遷九原之時也

十四年

衡案年表赧王十四爲秦昭襄王六魏哀王十八韓襄王十一趙武靈王二十五楚懷王二十八燕昭王十一齊湣王二十三据大事記除去十年爲宣王之年當爲湣王十三

十五年薛侯來會王于釜邱

水經濟水注又東逕陶邱北地里志曰禹貢定陶西南有陶邱陶邱亭在南墨子以爲釜邱也竹書紀年薛侯來會王於釜邱者也

統箋案索隱曰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

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則此會王釜邱者蓋田嬰也釜邱一本作答邱誤楚入雍氏楚人敗

統箋案楚兩圍雍氏一在赧王三年一在赧王十五年周策曰雍氏之役韓徵粟與甲於周蘇代說韓相公仲不徵甲與粟於周楚卒不拔雍氏而去蓋赧王三年事也大事記韓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爲太子時蟣蝨質于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史記甘茂傳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



侈告急于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甘茂言於秦昭王王乃下師於穀以救韓楚兵去徐廣曰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此蓋赧王十五年事也韓世家以景翠之圍在三年誤矣郡國志潁川陽翟有雍氏城括地志故雍氏城在冀州堂陽縣東北三十六里羅泌路史曰云陽翟東北有雍氏城者非此又羅氏之誤矣

繹史曰楚圍雍氏屢見於史記戰國策徐廣曰前圍雍氏在周赧王三年後圍雍氏在赧王十五年正義謂韓襄王十二年以下文竝是後圍雍氏以規徐說之非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是再圍也其說與徐廣同劉氏曰前圍雍氏當赧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竝不同凡此諸說皆恍惚無據殊不知楚圍雍氏有三考究史記可得而知其一則秦惠王後十三年敗楚屈丐楚圍雍氏齊世家蘇代謂田軫是其事也在周赧王三年其二則秦武王死昭王新立楚懷王怨前韓不救楚於丹

陽乃圍雍氏戰國策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及徵甲於周卽此役也在周赧王八年其三則韓襄十二年公子咎與蟣蝨爭國遂令楚圍雍氏在赧王十五年史記志疑案雍氏之役莫定何年六國表不書也楚世家不書也惟周秦二紀及齊韓二世家甘茂傳書之然時旣各殊事頗不合秦紀書于惠文王後十三年與齊世家書于湣王十二年同是周赧王三年韓世家書于襄王十二年是赧王十五年皆誤也而注國策注史記者不復詳考遂謂楚兩度圍韓雍氏以

赧王三年爲前所圍取秦與韓敗楚丹陽事當之以赧王十五年爲後所圍取秦敗楚新城事當之夫丹陽之與雍氏相去遠矣策及傳稱齊宣太后考赧王三年爲惠文後十三年惠文未薨昭王未立安得有宣太后耶新城之與雍氏亦甚遠矣策及世家稱甘茂考茂之懼讒出奔在秦昭元年而赧王十五年爲昭王七年茂久去秦相位尚何收壘之言哉蓋注者之誤由于策記錯亂因生此異端耳其實圍雍止有一役楚未嘗再舉策記未免交混而其事非丹陽新

城也其時非赧王三年十五年也周紀茂傳固可據也周紀書于赧王八年之後次年卽秦昭元年故茂傳云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韓茂爲言于王乃下師殺以救之而救韓之師傳敘于茂伐魏蒲坂之先蒲坂未拔茂亡奔齊皆昭王元年事也然則圍雍一役其在赧王元年秦昭元年韓襄六年楚懷二十三年事乎

衡案紀年楚兩圍韓雍氏一在赧王三年見韓世家徐廣引今本無一在赧王十五年卽此條是也釋史

以爲雍氏之圍有三史記志疑又以爲圍雍只有一役皆不足據統箋以爲楚兩圍雍氏是也然以徐廣所引楚景翠圍雍氏卽赧王十五年事誤說見補遺下

十六年王與齊王會于韓

統箋案前年有楚師之圍今又有公子爭立之釁故魏齊二王會韓以安定之

衡案年表赧王十六魏哀二十與齊王會于韓韓襄十三齊魏王來立咎爲太子卽此事也

今王終二十年

三墳補逸曰楊用修逸周書跋云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用修以冢爲安釐蓋據宋陳氏李氏所云而二氏則又本之隋唐諸志也余考穆天子傳晉荀勗序云案所得紀年出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於世本蓋襄王也其言實與今竹書合而束皙傳敘汲冢事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迄魏安釐王二十年據諸家史傳惠王子襄王襄王子哀王哀王子昭王昭王

子安釐相去世次甚遠而紀年載周慎靚王而終以今王二十年詳考竹書前後凡不稱國而稱王者皆周天子所謂今王實指慎靚王薨此時魏安釐王尚未生也自晉書誤載隋唐宋志及用修遂并因之而穆天子傳序洎本書明甚反不詳考甚可笑也杜預所稱竹書終哀王二十年較之晉書差近然亦非也竹書所謂二十年者直接惠王之後當爲襄王襄王立十六年安得二十耶如以爲哀王哀王立于十六年之後距惠王薨二十年才四年耳又安得二十耶

注史記者皆從杜說不深考也

衡案胡氏所闢諸說尚未允當竹書慎靚王止六年  
慎靚王之後又有隱王特今本慎靚王六年脫去王  
陟二字胡氏不暇詳察遂以今王二十年卽慎靚王  
也据史記赧王在位五十九年赧王卽隱王也紀年  
所謂今王終二十年者實指魏襄王以爲隱王固誤  
以爲慎靚王則更誤矣案史記云哀王在位二十三  
年卽紀年之襄王實在位二十三年應麟謂襄王止  
十六而不知史記之襄王十六乃梁惠成王後元之

十七也又云考竹書前後凡不稱國而稱王者皆周  
天子此語亦非紀年自烈王六年以前稱王皆指周  
天子自六年以後皆指魏惠成王惠王崩卽指襄王  
何得以今王爲慎靚而並抹去隱王耶然隱王二字  
自是後人添入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于魏之今  
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魏襄王東晉傳謂安釐王之  
二十年大誤据年表安釐王二十當赧王五十八在  
此三十二年之後何得混牽杜預後序云推案哀王  
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十八  
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杜蓋据年表推校紀年故云哀王二十其實今王指魏襄王也又案今王終二十年六字文義不足將謂襄王卒于是年則死當立謚不得稱今王而史記明載哀王二十三則襄王不卒于隱王十六明矣將謂此書終于今王二十則當非竹書正文有此其出自作書者自記耶抑出自後人推較此年而附之耶然皆不可得而知矣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十八終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十九  
三

竹書紀年集證卷四十九

江都陳逢衡學



補遺上

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為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

衡案御覽七十九抱朴子引汲郡冢中竹書有此條  
洪頤煊曰據此則非注文可知疑紀年原文如此後  
人傳寫誤與注文相亂余案此條實是紀年注非竹  
書正文且是抱朴子隱括原注之辭非原注實有此

竹書紀年集說 卷四十九  
一  
文也蓋原注帝以土德王應地裂而崩卽此條黃帝  
旣仙去也原注羣臣有左徹者感恩帝德取衣冠几  
杖而廟饗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卽此條其臣有左  
徹者削木爲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也然則此條  
非正文且非原注有斷然者抱朴子又引博物志云  
黃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  
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廟而四時祠之余案茂先雖不  
云出紀年蓋亦隱約竹書原注之旨而成文故抱朴  
子旣引竹書而又連敘茂先之說于下也

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

衡案路史黃帝紀跋尾引汲書有此條又羅莘注引  
汲書云左徹乃立顓頊帝兩處互見則此語信爲竹書  
所應有矣然以其事接之頗相牴牾疑羅氏誤引博  
物志以爲汲書也案博物志云黃帝登仙其臣左徹  
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顓  
頊左徹亦仙去也其說與紀年注亦同亦異疑非事  
實夫顓頊之於黃帝世代懸隔焉得云七年卽立顓  
頊乎



是維若陽

衡案山海經大荒西經此天穆之野郭注引竹書曰  
顓頊產伯鯨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也今本無是維  
若陽四字余案山南爲陽水北爲陽此地當在若水  
之北天穆山之南故曰是維若陽又曰居天穆之陽  
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爲不可舜卽位殛鯀于羽山流共  
工于幽州

衡案孫之騷於帝堯六十九年黜崇伯鯨下引此條  
竹書紀年今無其文然不注明出何書無從考也以

余論之此定非紀年文嘗閱路史有虞氏紀崇鯨非  
之一段與此相似然羅莘注未云見紀年也再考韓  
非子云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  
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鯨于羽山之  
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于匹夫乎堯不聽  
又舉兵而誅殺共工于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  
無傳天下于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  
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此論真處  
士橫議之談不顧有無者乃至虛捏孔子之言以實

竹書紀年集說 卷四十九 三  
之何其誣也夫以天下與人此何等事在廷諸臣自  
非禹稷深知聖心焉得不詫爲異舉乃以一言之諫  
迭誅二人使世家大族人人自危是共鯀無可死之  
罪而帝廷有枉死之獄也豈不冤哉然則孫所引此  
條紀年或係戰國雜記而他書有引作汲中古文者  
孫不置辨遂信以爲竹書有此文也

龍生廟夏冰雨血地坼日夜出晝不見

衡案路史夏后紀羅莘注曰墨子云三苗大亂天命  
殛之雨血三朝龍生于廟犬哭乎市金匱言三苗之

時三月不見日論衡言三苗之亡五穀變種鬼哭于

郊紀年墨子言龍生廟夏冰雨血地坼及日夜出晝

不見皆異說也以上俱羅氏注今檢墨子龍生廟夏

冰雨血地坼見非攻下篇紀年則僅於帝舜三十五

年書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而已無此怪異

不經之論而路史注乃統云紀年墨子何歟且上文

旣已引墨子三苗大亂云云矣下又復引而與紀年

連敘之顯係訛誤乃通鑑外紀一注引汲冢紀年云

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于廟日

夜出晝日不出三苗數叛數亡所引較路史注爲詳  
要皆誤以墨子爲紀年者也不則當爲汲冢瑣語之  
文

帝戒勿內

衡案韓本紀年辨正帝舜四十二年元都氏貢寶玉  
下有此四字並未云據某書補入今遍檢諸本俱無  
疑有誤

夏禹未遇夢乘舟月中過而後受虞室之禪

衡案劉仲達鴻書卷四十四引竹書紀年堯有聖德

封於唐夢攀天而上舜耕於厯夢眉長與髮等遂登  
庸下有此十七字今本上二條一見帝堯陶唐氏下  
注一見帝舜有虞氏下注皆與此同而帝禹夏后氏  
下注則云夢自洗於河以手取水飲之與劉所引此  
條異案夢乘船過日月之旁乃伊尹事此當是鴻書  
誤引定非紀年注有是語也

黃帝至禹爲世三十世

衡案路史發揮辨元囂青陽少昊篇內引竹書紀年  
有此語今檢竹書總計處凡四而此條不與焉一帝

癸紀放之于南巢下注云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  
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一帝辛紀周師伐殷下注  
云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  
一周穆王紀築祗宮于南鄭下注云自武王至穆王  
享國百年一周幽王紀立王子余臣于攜下注云武  
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歲左甲寅定鼎洛邑至  
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  
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以上四條俱載今  
本竹書則此條路史所引九字信爲紀年注無疑矣

然諸處總計皆實有此年代世數非以虛言混也而  
今本紀年黃帝至禹止七世少二十三世豈竹簡初  
出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以致亡失過半耶然幸存  
此九字可以攷史記五帝紀之失而今本紀年又復  
逸去此又後世校竹書者之過也

禹都陽城不居陽翟也

衡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夏禹國臣瓚曰世本  
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竊意不  
居陽翟當是瓚語所以釋陽城之爲禹都而辨地志

陽翟為夏禹國之誤也羅莘不察乃於路史夏后紀封之高密以處于櫟下注云地志陽翟夏禹國或云都之非也故汲古文云聞不居陽翟聞字疑誤竟以此語為紀年本文誤矣而都於陽城一語則今本紀年注俱有之洪頤煊曰竹書紀年帝禹元年居陽城今本反改作居冀以就謚說金鶚曰汲郡古文帝禹元年書帝即位居冀此文有脫誤當云帝即位居陽城至遷都晉陽乃居冀也二說俱未深考案孟子云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前編亦云乙亥五

十載禹避于陽城蓋避陽城即在三年之中非三年後即位時也故竹書注三年喪畢都于陽城在正文元年帝即位之前是由陽城而都冀紀年不錯也特是正文與注須分明耳不得如瓚說混作汲郡古文也且紀年於禹元年書居冀有萬不可易者皇古地名簡畧自殷周以後始漸次煩冗當時九州鼎峙帝所建都之地則為冀故統一州而言則其地已見安得執後日之地名以難往古哉

啟一名會

衡案統箋引陳仁錫曰啟一名會見紀年蓋本路史而言也路史夏后紀帝啟曰會羅莘云見紀年連山作余然此當是紀年注如一名后啟一名桀之類乃失邦

衡案路史帝太康紀注引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乃失邦今本無下三字然觀其語意似非本文如是乃羅氏約舉之辭不然則當在畋于表洛下羅氏截去四字耳

獻其樂舞

衡案路史帝少康紀云於是方夷來賓獻其樂舞下注云後漢書及汲紀年今檢紀年少康二年止有方夷來賓句而無下四字再考路史帝發紀諸夷式賓獻其樂舞下注云紀年云元年然今本紀年帝發元年書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與路史不同而羅氏云紀年者蓋謂此事出紀年非全襲其文也蓋洛水之神也

衡案陳禹謨校註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其續補洛水門一條引竹書云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蓋洛水

之神也六字係水經注釋竹書之文陳氏誤引

河伯僕牛

衡案山海經大荒東經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郭

注云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見汲郡竹書今檢竹書帝

泄十二年雖有殷侯子亥事而無河伯僕牛四字

繇是服從

衡案路史帝泄二十一年六夷來御下注引紀年云

繇是服從今竹書無此四字

本有十日迭次而遣運照無窮

衡案御覽八十二引紀年帝厘八年天有妖孽十日  
竝出下有此十二字疑是紀年注若紀年正文不應  
有此

不窳之曩孫

衡案爾雅釋親來孫之子為曩孫郭璞注引汲郡竹  
書曰不窳之曩孫今竹書無此文据史周本紀差弗  
為不窳之來孫則毀隄其曩孫也

築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

路史發揮引築  
作飾飾作起

衡案御覽八十二引紀年后桀命扁伐山民一段至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十九 九  
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並與今本紀年同又云築傾  
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路史發揮關龍逢篇亦引此  
十二字今檢竹書惟築傾宮二字在帝癸三年而作  
瓊室立玉門則帝辛九年事再考文選吳都賦思比  
屋于傾宮畢結瑤而構瓊劉淵林注引汲郡地中古  
文冊書曰築作傾宮飾瑤臺紂作瓊室立玉門又東  
京賦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薛綜注引  
汲冢古文曰夏桀作傾宮瑤臺殫民之財殷紂作瓊  
室玉門据此則紀年自是分屬而傾宮瑤臺必屬之

桀無疑矣其殫民之財四字係薛綜添設非竹書也  
今本紀年桀伐岷山下注云於傾宮飾瑤臺居之諸  
書所引本此御覽及路史統以瓊室玉門爲桀事誤  
又案洪頤煊曰文選七發注引汲冢古文云桀作傾  
宮飾瑤臺今細閱文選七發注並無此語不知洪所  
見是何本也當是吳郡賦訛爲七發耳附案路史發  
揮云關龍逢桀之大夫也其當時之死君臣之間必  
有曲折第後世不得而聞之耳其在竹書始以爲諫  
瑤臺新序則以爲諫酒池而今本竹書無關龍逢諫



瑤臺事又云逮汲冢張華書則更以爲諫長夜之宮  
而薦之以必亡之語桀曰吾之有民猶天之有日也  
日亡吾乃亡矣以爲妖言遂殺之而今本竹書亦無  
諫長夜之事

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間夏

楊升菴外集謂此是汲冢瓌語信然

衡案御覽一百三十五引紀年棄其元妃于洛曰末  
喜氏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間夏夫喜旣棄于洛  
焉得交尹而亡夏哉上下語氣不貫羅氏路史炎帝  
參盧紀注亦云而不知此語出國語非竹書也案國

語史蘇謂妹喜有寵與伊尹比而亡夏夫以爲有寵  
故得比而亡夏今旣据紀年注見棄于洛則與伊尹  
比當是女茗女華斷非妹喜後人不察史蘇此言之  
誤而又以御覽所引爲据則直信爲紀年無疑矣不  
知御覽八十五引此條棄妹喜下是築傾宮飾瑤臺  
與今本合豈宋時所見紀年本已各異耶

社圻裂

衡案御覽八百八十引紀年桀末年社圻裂其年爲  
湯所放又見路史履癸紀里社圻下注引同淮南子

所謂夏桀之時植杜槁而槁裂是也今檢竹書無此文當在桀三十一年又云其年為湯所放此則約舉之辭與御覽八十二引紀年湯遂滅夏桀逃南巢氏同皆非竹書本文如是也

伊尹祠桐宮

衡案金氏前編於帝舜十五載引大傳日月有常星辰有行下注云此歌汲冢竹書亦有之然誤在伊尹祠桐宮之下考其辭非商歌也今案其說是古本竹書有伊尹祠桐宮五字且以帝舜十四年下之注移

置于此不知當日錯亂抑金氏未及考正耶然細閱此五字文義不足定屬仁山之誤

伊尹壽百有五歲

衡案升庵外集云商伊尹壽百有五歲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有十歲見金石錄余閱今本竹書太甲七年殺伊尹蓋瑣語之文竄入者而楊氏所引七字今本無疑是沃丁八年祠保衡下注世紀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蓋襲紀年語也据此則伊尹當生於帝扁十年卒于沃丁八年共得一百有五歲

竹書紀年集說 卷四十九 三  
而桀十七年伊尹來朝年六十二又閱十四年佐湯  
放桀年蓋七十六矣

應商時國

衡案國名紀應汲古文云商時國蓋襲水經淦水注  
汲郡古文商時已有應國之語也漢書地理志臣瓚  
注引古文亦云俱係約舉之辭當卽指盤庚七年應  
侯來朝事

殷在鄴南三十里

衡案尚書盤庚正義引汲冢古文盤庚自奄遷于殷

下有此七字又項羽本紀索隱引汲冢古文盤庚自  
奄遷于北蒙曰殷虛下有南去鄴州三十里七字余  
謂此乃孔穎達小司馬之釋文所以明殷及殷墟之  
所在非紀年有此語也洪頤煊以爲今本無此七字  
誤矣說見前卷十八又案鄴在相州相在河北而盤  
庚所遷在河南則此語與紀年所謂遷于北蒙曰殷  
之語不貫考括地志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  
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其在唐以前猶以此地爲大  
蒙則蒙爲景亳之專名而三亳惟景亳爲殷蓋卽帝

竹書紀年集說 卷四十九 三  
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之地也當云殷在商邱北  
五十里在穀熟西北九十五里方合

俘二十翟王

衡案後漢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  
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今本紀年無此五字  
釋史引作俘十二翟王誤趙紹祖引作俘二十翟平  
更誤

帝乙二年周人伐商

衡案御覽八十二引紀年帝乙處殷二年周人伐商

今本無此事韓怡曰爲文王諱也余案文王三分有  
二以服事殷雖囚係七年未敢稱兵紂都况當帝乙  
之初詎有伐商之事乎定屬御覽誤引或曰卽帝辛  
五十二年周始伐殷之事後人傳寫脫去五十字遂  
貽誤爲帝乙二年耳否則國名紀所云楚邑有密商  
氏者其卽周人所伐之商乎蓋卽春秋之三戶矣

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  
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邱皆爲離宮別館

衡案殷本紀正義引紀年有此條張宗泰曰據此則

武乙三年遷河北十五年遷沫及文丁居殷皆非紀年應有之文又盤庚元年丙寅十四年遷殷爲乙卯下至殷之滅歲在庚寅中間實二百五十二年亦與史注所引年分不符余案正義所引乃約其旨以成文非紀年正文有此語亦非紀年注有是語也案盤庚遷殷在河南紀年於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馮辛庚丁文丁帝乙帝辛十君皆書居殷故正義約畧其辭謂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也不知庚丁之下文丁之上尚有武乙一代旣自殷遷于河北復又自

河北遷于沫何得統言前後並此二遷亦抹去耶是時邦畿千里跨河南北河北則囂相耿底奄皆先王所都河南則穀熟蒙縣偃師三亳而蒙亳實爲其先世發祥之地稱爲亳殷故武乙雖暫遷河北至文丁復居殷歷帝乙帝辛以至周師滅殷皆居此故殷民咸欲復盤庚之政也或曰紂都朝歌朝歌卽沫安得在河南不知朝歌乃邑名猶周于鎬京之外有王城有成周也紂恒居此有離宮焉觀竹書十七年有遊淇之文則非在帝都內可知蓋自武乙不安厥土若

囂若相若耿若庇若奄皆其所臨幸之地故紀年不  
曰遷于某地而但曰遷于河北也厥後又於沫築離  
宮以居焉故紀年又云自河北遷于沫也迄乎畋河  
渭雷震死終身盤遊于外未歸殷亳是則其所謂遷  
者但備輿衛而已非若盤庚之遷自其宗廟社稷禮  
樂法度之大以及戶口版籍名物器數之微無一不  
移置于彼也是武乙雖有兩遷之名曾無一遷之實  
也故紀年于文丁元年不書自沫遷于殷而直曰王  
卽位居殷于此可見武乙雖兩遷而太子尚監守本

國也再傳至紂厥如武乙更于沫邑築沙邱南單之  
臺沒身居之是爲朝歌故亦曰紂都也然則正義引  
紀年所謂更不徙都者厥有由哉特二百五十二年  
訛爲二百七十三年此是後人傳寫之誤

周大曠

衡案開元占經一百一引紀年帝辛受時周大曠此  
語似是紀年正文蓋亦如帝乙三年周地震之類否  
則當卽昭王十九年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曠之事以  
其有辛伯字後人遂訛爲帝辛受時也

蓋鹿臺之異名也

衡案此語乃水經清水注釋竹書之辭非竹書原文  
有是也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三十六引紀年武王親  
禽受於南單之臺下連敘此七字直若紀年有是文  
矣誤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衡案此條見文選漢武帝賢良詔周之成康刑錯不  
用下李善注引又見王元長策問永念畫冠緬追刑  
曆下李注引又御覽八十五引紀年一條竝同然當

是紀年注非正文也疑在周成王二十一年除治象  
下

昭王末年有星孛見光五色貫于紫微荆人卑辭致于王  
曰願獻白雉乃密使漢濱之人膠船以待王遂南巡狩將  
抵于漢天大暄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時王至中流膠液  
船解王及祭公辛餘靡皆溺

衡案此條見繹史卷二十六引又山帶閣楚辭天問  
注引同今檢紀年惟有星孛于紫微及天大暄雉兔  
皆震喪六師于漢十七字餘俱無不知馬氏蔣氏所

引何出然與今本紀年不類頗似諸雜記小說采集  
紀年之說而成文者也不知膠舟之事本屬子虛觀  
御覽八百七十四引紀年云周昭王末年夜清五色  
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狩不返路史發揮注引亦然  
皆與今本紀年相似則獻雉膠舟等語其必出自小  
說家無疑矣又案廣宏明集十一釋法琳對傅奕廢  
佛僧事引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  
歲四月八日江河泉地忽然泛漲井泉並皆溢出宮  
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

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  
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  
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卽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  
此土昭王卽遣鑄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  
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卽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  
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  
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卽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  
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至穆王五十  
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



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起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以上琳所引異記如此是謂佛生于昭王之世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之瑞矣然昭王無二十四年據竹書星孛于紫微在昭王十九年是年爲戊午非甲寅也至謂穆王西入會諸侯於塗山則尤不足憑案塗山在東不在西也彼蓋不知見光

五色星孛紫微乃昭王將敗于楚之徵而假以爲西方之瑞故旣云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矣又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從兜率下降中天竺國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從摩耶夫人右脇而生豈非自相矛盾耶若異苑謂周昭王時九月竝出其色五采貫紫微則尤屬妄誕

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

衡案廣博物志卷四十六引竹書紀年北唐之君來

見以一驪馬是生緣耳下有此十一字今本紀年無  
蓋董斯張誤以郭璞穆天子注爲紀年也

穆王十有三年西征于青鳥之所憇

衡案藝文類聚九十一引紀年有此條洪頤煊曰疑  
上次于陽紆下脫文余謂卽十七年原注西征至于  
青鳥所解特解誤爲憇而十七又訛爲十三耳如謂  
十三年次于陽紆下有西征至于青鳥之所憇而十  
七年下注又有西征至于青鳥所解之語豈非重複  
案御覽九百二十七引紀年云穆王十三年西征至

于青鳥之所解則十三年是十七年之訛斷無可疑  
東至于房

衡案穆天子傳穆王里圃田之路東至于房郭云房  
房子國屬趙地有瓚山國名紀云紀年作魴卽高邑  
之地今閱紀年無東至于房之語惟穆天子傳有季  
秋乃宿于所所卽房疑羅氏誤以穆傳當紀年而又  
誤以所爲魴也

西王母止之曰有鳥禠人

衡案穆天子傳丁未天子飲于温山考鳥郭璞注引

紀年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鵠人疑說此鳥脫落不可知也檀萃曰今本紀年無此文考鳥考者校也鳥猶禽禽猶獵留之校獵也衡案此語不類紀年正文或亦如青鳥所解之出于舊注也鵠字不見字書音訓無考檀萃穆天子疏引作鵠字亦偏覓不得想係訛字檢字書鳥部有鵠字鵠鵠也音欲疑粵與鳥字徧旁相似而誤蓋此鳥能人言故曰有鳥鵠人與穆傳溫山考鳥之語合言察此鳥以審其音如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之類是也又藝

文類聚七太平御覽三十八引紀年俱有西王母止之而無下五字

穆王東征天下二億二千五百里西征億有九萬里南征億有七百三里北征二億七里

衡案開元占經四引紀年有此條然今本紀年注祇有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十一字夫曰天下則合四面言之矣焉得又有東征南征北征五億三千餘里乎况穆王居南鄭其東至九江遂伐越至于紆何得有二億二千五百里之多定屬開元占經之誤

伐楚

衡案藝文類聚九引紀年云穆王三十七年伐楚今本無然觀下文有荆人來貢之語則是紀年本有此二字而脫落也文選恨賦注引作周武王伐紂誤蓋紂字似紆而周武之譌又因紂字而附會耳想係後人傳寫譌刻非文選舊引如是御覽三百五引紀年亦云伐紂亦係紆字之訛卽今本紀年所謂伐越至于紆是也國名紀云紆穆王伐之蚘蠹爲梁卽指穆王三十七年事萃注云四十七年與御覽三百五同

誤据御覽九百三十二引作三十七年是也

自秦仲之前本無年世之紀秦無厯數周世陪臣

衡案廣宏明集十一釋法琳對傳奕廢佛僧事引竹書云自秦仲之前本無年世之紀又云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皆云秦無厯數周世陪臣疑此語乃釋法琳約其旨以成文否則竹書原注有此當在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之下

名之曰鄭

衡案水經洧水注云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厲王

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是曰桓  
公今本無名之曰鄭四字又史通雜說篇引竹書紀  
年云鄭桓公厲王之子亦約舉之辭非原文如是也  
事具在幽王元年

伯士死焉

衡案後漢書西羌傳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戎  
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  
是少郤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  
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於汾

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  
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注云竝見竹  
書紀年今以其說與竹書較之宣王四年使秦仲伐  
戎爲戎所殺今竹書王命仲在三年西戎殺秦仲在  
六年其不同一也又云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  
戎不克夫以四年加二十七年則三十一年也而今  
本竹書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在宣王三十三年其  
不同二也又云後五年伐條戎奔戎夫以三十一加  
五年則三十六年也而今本竹書在三十八年蓋三

十三之後五年非三十一之後五年其不同三也又云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此則由三十八年推之無一不合若由西羌傳三十六年推之則俱少二年其不同四也又云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伯士死焉據西羌傳則當在幽王二年而今本在幽王六年其不同五也緣其謬誤總因征太原之戎以爲在王命秦仲二十七年之後故輾轉滋誤如此不知王命仲在三年而王師伐太原在三十二年相距三十年非

二十七年也如是則無一不與竹書合矣若伯士死焉四字今本無當補于幽王六年王師敗逋之下

秋秦侵芮

衡案洪本據國名紀注補此四字于桓王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之上據年表桓王十二年爲魯桓公四  
年左傳桓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時爲秦寧公八年

楚及巴伐鄧

衡案此條見國名紀卷五注引今本無考左傳桓九

年巴子使韓復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  
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鄭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  
巴行人楚子使蕞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  
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  
不克鬬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  
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鄭人宵潰卽其事也  
孫本補此條于桓王十七年洪本同

齊襄公滅紀邢鄆部

衡案秦始皇本紀紀季以鄆春秋不名正義曰竹書

云齊襄公滅紀邢鄆部括地志云邢城在青州臨朐  
縣東三十里鄆城在北海縣東北七十里鄆城在密  
州安邱縣界邢音駢鄆音訾今本紀年無此八字據  
春秋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邢鄆部則當補于莊王四  
年杜注云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邢  
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鄆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  
有訾城

齊人殲于遂

衡案唐書劉貺傳云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

皆舉諡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案春秋經傳而爲也衡案春秋莊公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左傳齊人滅遂而戍之杜注遂國在濟北蛇邱縣東北又莊公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左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正義曰殲盡也時史惡其輕敵而以自盡爲文罪齊戍也釋例曰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亦時史卽事以安文或從赴辭故傳亦不顯明義例也据年表魯

莊十七年爲周釐王五年

鄭棄其師

衡案洪本據唐書劉貺傳補此條于惠王十六年然竊疑貺所云乃指春秋非謂紀年也貺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諡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意謂竹書是後人追修故諸侯列會皆舉諡如春秋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也案春秋正義引釋例云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亦時史卽事以安文夫釋例所謂卽事



以安文卽貺所謂皆孔子新意也洪本不察以此爲紀年遺漏竊所未安据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杜氏謂克狀其事以告魯也夫不書鄭高克奔陳而書鄭棄其師以見文公惡之而不能遠退之不以其道遂致危國亡師是則孔子之新意也上一條齊人殲于遂及後條隕石于宋五倣此

秦滅芮

衡案秦本紀穆公二十年秦滅梁芮當年表周襄王十二年而春秋大事表及春秋地名考畧引竹書秦穆公二年滅芮則當在惠王十九年疑所引紀年脫去十字遂訛爲二年耳當猶路史國名紀卷五秦滅梁芮繆公二年而誤也然羅萃注不云見紀年

秦取靈邱

衡案古文苑注一及廣川書跋引紀年秦穆公十一年取靈邱今本無孫本補此條于襄王三年洪本同蓋据年表襄王三年爲秦穆公十一年也特靈邱所

在諸說不定閻百詩以蚺鼃辭靈邱爲齊邊邑時趙別有靈邱以塋武靈王得名卽今靈邱縣孝成王以靈邱封黃歇絳侯擊破陳豨于靈邱卽其地注史記者以此之靈邱爲齊之靈邱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邱余謂不然靈邱當在齊趙之間而且地名在前不因塋趙武靈始得名也案史記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于靈邱又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邱明年燕獨深入取臨淄揆其所在此地當在趙之南境齊之北境皆邊

邑也故水經沁水注引地里志謂靈邱之號在武靈之前甚合然此在戰國時如此若在春秋時此地當屬在荒服故秦穆公得取之蓋是時晉尚未與何有于趙設以其地爲齊邑則秦穆公十一年据年表爲齊桓公三十年爾時霸業正盛秦何由得取齊靈邱而有之乎

重耳出奔惠公見獲

衡案史通疑古篇云汲冢竹書與晉春秋及紀年之記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

今本無此文据晉世家獻公二十一年重耳走蒲十  
二侯表同則當補于周惠王二十一年若惠公見獲  
則韓原之戰也今本紀年于襄王七年只云秦伯涉  
河伐晉當是此下脫文据春秋僖公十五年十有一  
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卽是事也

隕石于宋五

衡案史通惑經篇云觀汲冢所記多與魯史符同執  
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  
洪本補隕石事于襄王八年据春秋爲魯僖公十六

年當十二侯表周襄王之八年也洪範五行傳石陰  
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  
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是爲宋襄公欲行伯  
道將自敗之戒余竊疑此事與執我行人鄭棄其師  
等語皆非紀年之文也夫知幾以爲諸如此句多是  
古史而其子貺又謂鄭棄其師與齊人殲于遂皆孔  
子新意豈非兩相矛盾乎夫紀年成于魏史氏故凡  
稱我者皆指魏而言今言執我行人汲冢所紀與魯  
史符同則所謂我者將指魯乎抑指魏乎考春秋襄

公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昭公八年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定公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十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其稱執我行人者指魯大夫也若鄭衛陳宋則各書其國此春秋例也是時晉楚爭霸中原故有此事從無晉行人見執于他國之事則所謂我者斷無指晉之理若云是魏則魏自文侯武侯以及惠襄二王俱在春秋後百年何得與春秋符同而與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等類

齊觀乎吾故曰皆非紀年之文也

燕簡公卒次孝公立

衡案燕世家平公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索隱曰王邵案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又案燕世家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索隱曰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蓋國史微失本諡故重耳余因考紀年之說則燕簡公當亦有二一在孝公之前此條所謂簡公後次孝公是也一在文公之後索隱

所引紀年文公二十四年簡公四十五年是也大約  
燕代世次多訛史記與竹書俱不足憑信今姑依索  
隱所引推之平公十九年卒据年表爲敬王十五年  
則燕簡公十二年卒當補于敬王二十七年而二十  
八年則次孝公立之元年也趙紹祖謂當在顯王二  
年洪本補于烈王二年均屬大謬蓋誤以文公二十  
四年後之簡公當之矣

西山女子化爲丈夫與之妻能生子其年鄭一女生四十  
人二十死

衡案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紀年晉定公二十五年  
有此條當在周敬王三十三年今本無然其文似瑣  
語不類紀年案帝辛之時有女子化爲丈夫在五行  
傳謂之人疴已屬妖異不經之事若一女生四十人  
二十死則斷無此理

宋大水

衡案水經汜水注引竹書曰宋殺其大夫于丹水之  
上又曰宋大水丹水壅不流蓋另一事也今本敬王  
四十三年無宋大水三字而并丹水壅不流于宋殺

其大夫皇緩于丹水為一條疑誤

晉荀瑤城宅陽

衡案水經濟水注引紀年晉出公六年齊鄭伐衛荀瑤城宅陽今檢竹書元王七年當出公六年有齊人鄭人伐衛事而無荀瑤城宅陽五字

宅陽一名北宅

衡案史記穰侯傳入北宅下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疑即晉荀瑤城宅陽下注否則顯王二十一年宅陽之圍下注今不能定矣此當是荀勗東晉輩

校正之語斷非紀年正文有是也案魏世家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十七里也

齊宣公立

衡案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宣公五十一年與六國表合然年表齊宣公就匝元年在定王十四年則順數至威烈王二十一共得五十一年故表于是年書田會以廩邱反於明年書齊康公元年也而紀年威烈王十七田會反其年田悼子卒索隱引紀年謂

宣公亦卽於是年薨則是宣公之立當在貞定王十年方得五十一年之數

燕成侯立名載。韓趙魏共殺智伯

衡案史記燕世家孝公立十二年韓魏趙滅智伯分其地索隱曰案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又成公十六年卒索隱曰案紀年成侯名載又晉世家哀公四年韓趙魏共殺智伯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今以其說考之晉出公二十二年乃紀年貞定王十六年也殺智伯當補于此而推校燕成

侯之立則當補書于貞定王十五年洪本補此條作

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并其地從魏世家

也案六國年表定王十六卽紀年之貞定王十六年

也表于魏格書魏桓子敗智伯于晉陽韓格書韓康

子敗智伯于晉陽趙格書襄子敗智伯晉陽與魏韓

三分其地蓋是年爲趙襄子五年也趙世家智伯率

韓魏攻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

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襄子乃夜使相張孟同

私于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智氏

共分其地魏世家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智伯韓世家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智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周本紀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秦本紀厲共公二十四年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趙韓魏魯世家悼公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梁玉繩曰案智伯之滅在悼公十五年此誤左傳篇末言魯悼公十四年滅知伯亦非鄭世家共公五年晉滅智伯田完世家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智伯分其地徐廣曰宣公之三年也

### 晉出公奔楚

衡案晉世家索隱引紀年出公二十三年奔楚是當貞定王之十七年也蓋又自齊奔楚而卽薨于是也  
衛悼公卒于越

衡案史記衛世家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悼公五年卒索隱曰紀年云四年卒于越洪本據史記年表補此條于貞定王十七年以貞定王十四爲衛悼公黔元年也然據左傳南氏相衛悼公在魯哀公二十六年則當卒于貞定王初年不得至



十七年也

田莊子卒

衡案田完世家莊子卒太公和立索隱曰案紀年齊宣公之十五年田莊子卒今推校宣公之立當在貞定王十年則順數至貞定王二十四爲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當補于是

田悼子立

衡案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云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今推校田莊子卒于貞定王二十四其明年則

二十五也

燕文公立

衡案燕世家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爲諸侯索隱曰案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爲諸侯今考紀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爲諸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則逆數簡公之元當在威烈王十一年而文公當卒于威烈王十年再逆數至文公元年當在考王二年趙紹祖謂燕文公之立當在考王元年誤

竹書紀年集說 卷四十九  
取葭密遂城之

衡案水經濟水注引竹書幽公三年魯季孫會晉幽  
公于楚邱取葭密遂城之今本考王十四年無下六  
字

陰司馬敗燕公子翬于武垣

衡案孫本于考王陟後有此十一字下注云九域志  
引竹書紀年此條今本無其事案考王十五据年表  
乃燕潛公八年也洪本補此條于顯王三十一年据  
年表則燕文公二十四年也予案此事國策史記俱

不見無由知爲考王之時顯王之時也又案陰司馬

三字亦屬可疑氏族博考謂夷吾六代孫爲陰大夫

以邑爲氏然予閱戰國先秦之書陰姓甚少則此陰

司馬當是司馬陰之誤文蓋亦如秦將司馬錯司馬

梗之類耳武垣漢書地理志涿郡有武垣縣又趙世

家孝成王七年秦圍邯鄲武垣率燕衆反燕地正義

曰括地志云武垣故城今瀛州城是也又云武垣此

時屬趙與燕接境故云率燕衆反燕地也

無雲而雷

衡案御覽八百七十六引史記曰晉莊伯八年無雲而雷十月莊伯以曲沃叛又曰幽公十二年無雲而雷至十八年晉夫人秦嬴賊君于高寢又曰秦二世時無雲而雷二世不恤天下有怨叛之心是歲陳勝起兵天下亂今閱史記晉世家秦始皇本紀皆無此三條其秦二世事則洪範五行傳引史記有之乃今本御覽無雲而雷部引五行傳脫去史記二字而又別出一條連敘于史記下今檢史記無此語不知向與御覽所引果何出也至所云莊伯八年及幽公十

二年之事今遍閱晉世家不見而莊伯八年之無雲而雷則竹書有之在平王四十八年又桓王元年十月莊伯以曲沃叛則莊伯之十二年也御覽既訛爲史記而又統以爲一年事真大誤矣再考晉世家幽公十一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夫人秦嬴賊公于高寢之上是此事亦出紀年不出史記惟今本紀年在威烈王五年當晉幽公九年而晉夫人又作晉大夫不同耳然其爲紀年之文無疑也御覽既以竹書訛爲史記而又云在幽公

之十二年與十八年顯係謬誤然則紀年本有無雲而雷四字疑今本脫去据御覽引在賊幽公之前則當補于威烈王初年

楚水注之

衡案水經丹水注引紀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下有楚水注之四字今本無胡景孟曰楚水注之恐是酈注當時或有一二助字傳寫偶脫遂若連四字成文耳路史國名紀亦引此無下四字但彼作九年此作三年未知孰是衡案水經注與路史國名紀俱

作晉烈公三年蓋卽威烈王九年也非彼此岐誤其楚水注之四字胡氏以爲酈注信然觀趙一清校本水經注自見聚珍版作楚人注之

燕文公卒次簡公立

衡案燕文公卒當補于威烈王十年次簡公立則元年當在威烈王十一年也然此乃文公後之簡公與孝公前之簡公非一人說並見上

宋悼公立

衡案宋世家悼公八年卒索隱曰紀年爲十八年今

推校其年悼公之立當在威烈王十三年則順數至安王六年爲悼公十八年而年表威烈王二十三爲宋悼公元年則順數至安王六年爲悼公八年與世家合與紀年不合

十二月齊宣公薨

衡案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邱叛于趙十二月宣公薨於周爲明年二月今檢竹書惟有田悼子卒及廩邱叛之文在

威烈王十七年則此十二月齊宣公薨當補于是年張宗泰曰案水經注引紀年紀公孫會之叛于晉烈公十一年而是年田悼子卒是悼子立三十六年而卒由是年而溯之悼子之立宜補于晉敬公之九年今考貞定王二十八年庚子爲晉敬公十一年若敬公九年則貞定王之二十六年也

次田和立

衡案索隱引紀年悼子卒乃次立田和今本紀年田悼子卒于威烈王十七年而無田和立之文則當補

于威烈王十八年田和蓋卽太公和也案史記田莊子卒卽云子太公和立脫悼子一代

韓景子名虔

衡案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景子名虔當是威烈王十八年王命韓景子下注今脫寫耳

齊康公立

衡案康公之立据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當補于威烈王十八年以宣公與田悼子同年卒而今本紀年悼子卒于威烈王十七故也年表齊康公貸元年在

威烈王二十三

秦簡公卒次敬公立

衡案秦本紀簡公十六年卒子惠公立索隱曰紀年云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又始皇本紀索隱曰王邵案紀年云簡公後次敬公敬公立十二年乃立惠公今据六國年表威烈王十二爲秦簡公元年則簡公之卒當補于威烈王二十年次敬公立則威烈王二十一也

田侯午生

衡案田完世家康公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于周  
室紀元年齊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索隱  
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  
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此紀年與史記大  
不同處竊疑索隱所引紀年田侯剡立剡當是午字  
之訛案年表康公十九田常曾孫田和始列爲諸侯  
遷康公海上食一城則安王十六年也康公二十一  
田和子桓公午立則安王十八年也康公二十六年  
康公卒田氏遂并齊而有之太公望之後絕祀則安

王二十三也史記所載歷歷可指則田午之上不得  
又有侯剡十年也而且侯剡旣立十年之久亦不得  
無謚余謂田侯午生于康公五年至康公二十一年  
已十七歲此年嗣太公和爲諸侯然則索隱所引二  
十二年田侯剡立者蓋二十二年田侯午立也又云  
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者蓋謂田午立後  
之十年弑齊康公及康公之子也如謂田侯剡立十  
年爲桓公所弑並戕及侯剡之子喜何以史記國策  
不一見其事而且不一見其人乎洪本補田侯午生

竹書紀年集說 卷四十九  
于安王二年誤蓋据年表齊康公立在威烈王二十二年而不知依索隱所引紀年推之蓋在威烈王十八也趙紹祖謂當威烈王二十三亦非余謂康公立于威烈王十八則順數至威烈王二十二已足康公五年之數

宋悼公卒

衡案宋世家悼公八年卒索隱曰紀年爲十八年据年表烈王四年爲宋辟公元年逆數至安王七年爲休公田元年以宋世家休公立二十三年卒也則前

一年爲悼公卒之年是爲安王六年

秦敬公卒乃立惠公

衡案索隱引紀年有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之文今依其說考之威烈王二十一爲敬公元年則順數至安王八年爲敬公十二年是秦敬公卒當補于此而明年爲秦惠公元年也

趙敬侯始都邯鄲

衡案春秋地名考畧引竹書周安王十六年趙敬侯始都邯鄲今本無此文蓋誤以趙世家爲竹書也



田侯剡立

衡案趙紹祖曰齊世家索隱引紀年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當在安王之十五年洪本据年表補于安王十九年而不從索隱所引紀年推校之其說誤余案田侯剡當是田侯午之訛

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

衡案趙紹祖曰齊世家索隱引紀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則當在安王二十五年洪本補于烈王二年誤余案田午立于安王

十五則數至安王二十四已足十年之數年表所謂康公二十六卒田氏遂并齊而有之太公望之後絕祀是也其實被田午之弑而是時孺子喜亦被害故曰絕祀

齊桓公弑其君母

衡案田完世家威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年表竝作夫人王邵案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弑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余案邵引紀年二

竹書紀年集說 卷四十一 三  
條蓋取以證牟辛之爲夫人然其事與史記不合蓋  
殺其大夫牟辛爲一事而齊桓公弑其君母又一事  
也桓公卽田侯午午立十年弑齊康公及其子絕姜  
姓之祀至是又弑康公之夫人故曰弑其君母也然  
則此條當在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之次年蓋在  
安王二十五年也洪本補此條于顯王四年誤趙紹  
祖謂當在顯王二年亦誤蓋以侯剡立十年又加桓  
公十一數之故云顯王二年也据年表安王二十四  
已爲齊威王元年焉得遲至顯王二年方爲桓公午

之十一年乎予謂剡卽田侯午合之年表上下不過  
一二年

齊桓公卒次威王立

衡案洪本補此條于顯王十一年注云史記魏世家  
索隱云紀年齊桓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又田完世  
家索隱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  
威王始見趙紹祖曰案齊桓公之立與卒齊威王之  
立今本紀年皆無之而史田世家索隱引紀年梁惠  
王十二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則當在顯王之十年又

云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是桓公卒于顯王之十一年威王立于十二年也余案洪趙二說互異然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是梁惠王十三趙誤作十二而洪所引魏世家索隱之齊桓公子閱索隱引紀年是齊幽公之十八年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九謂魏世家引紀年稱桓公爲幽公與田完世家異恐誤余謂此魏世家索隱也則不獨幽公二字誤並齊字亦誤疑此條所引紀年是晉桓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後人傳誤爲齊幽公又以齊無幽公遂貽誤爲齊

桓公也案紀年晉桓公元年爲安王十年安王二十六年陟則晉桓公十七年也越明年爲烈王元年是爲晉桓公之十八年故索隱引以注魏世家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之語也若云是齊桓公十八年則斷無是事据索隱引紀年齊康公元當在威烈王十八則數至威烈王二十二爲康公五年而田午生又數至安王十五年爲齊康公二十二年而田午立午卽刻又數至安王二十四年是爲田侯午之十年其年弒康公並孺子喜明年弒其君母是爲桓公十一年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十九  
再數至烈王元年爲晉桓公之十八年而齊威王立  
是田午卒于安王二十六則桓公午之十二年也年  
表于安王二十四卽書齊威王元年較紀年先二年  
先後不甚懸絕此似可信至田完世家所引紀年梁  
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  
十九年而卒更屬索隱之謬夫桓公午立于齊康公  
二十二年爲周安王十五年而安王二十六年陟則  
齊桓公午立之十二年也又閱烈王七年至顯王十  
一當梁惠王十三年則桓公午立之三十年矣田午

立年若是久耶卽依索隱除去侯刻十年亦當有二  
十年桓公無是也史記謂桓公立六年卒亦不可信  
韓哀侯卒趙敬侯卒

衡案晉世家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  
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今考紀年安  
王十年爲晉桓公頃元年則順數至安王二十四年  
爲桓公十五年似哀侯敬侯之卒當補于此然紀年  
烈王二年韓山堅弒其君哀侯當晉桓公十九年又  
烈王六年趙成侯始見則敬侯亦不當卒于安王二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十九  
十四年也案趙敬侯與韓哀侯竝當以桓公十九年卒而魏武侯則當卒于桓公二十二也如是方與紀年合竝與史記年表亦合

竹書紀年集證卷四十九終

竹書紀年集證卷五十

江都陳逢衡學



補遺下

附錄瑣語  
師春繳書

而韓若山立

衡案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韓山堅賊其君而韓若山立今本紀年于烈王二年賊哀侯下無此五字考若山卽懿侯紀年又謂之共侯年表作莊侯其實一人非懿侯之上又有共侯也梁曜北曰考紀年書韓山堅賊其君哀侯序共侯及懿侯于一年之內而史無

共侯註家俱缺不言余疑共侯卽莊侯韓山堅史所云韓嚴也山堅賊哀自立未及一年便卒懿侯嗣位憫先君之被害恨篡臣之未誅遂削其年而不書斯固情理之至正豈得議其非乎梁氏此論蓋亦未覈夫旣憫先君之被害恨篡臣之未誅而削其年矣焉得又加以美諡乎共莊之號宜非山堅所得而掠也况世家明云而子懿侯立與索隱引紀年而韓若山立合不得以山字偶合遂謂若山卽山堅也試觀竹書烈王六年旣書韓共侯又書韓懿侯若則所謂若

者卽韓若山也若山卽懿侯也焉得謂卽韓山堅乎  
宋桓侯璧兵立

衡案宋世家休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索隱曰紀年作桓侯璧兵則璧兵諡桓也洪本補此條于烈王三年据年表烈王四宋辟公元年余案辟兵是辟公而桓侯則易城盱也索隱引作桓侯璧兵誤

魏武侯卒

衡案年表烈王五魏武侯十六明年爲惠王元年魏世家武侯十六年卒索隱曰紀年云武侯二十六年

卒今以其說推之魏文侯卒于安王十五年則十六年爲魏武侯元安王二十六年陟則魏武侯十一年也又烈王七年陟則魏武侯十八年也若武侯立二十六則當卒于顯王八年而今本烈王六年己爲梁惠成王元年則武侯焉得有二十六乎蓋十六也二字當衍又案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夫晉桓公十九則烈王二年也是爲魏武侯之十三然其說亦非當從年表烈王六年爲惠王

元年與今本紀年合若韓世家索隱引紀年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蓋一以鄭君二十一訛爲武侯二十一以烈王二年訛爲武侯二十二也余謂索隱引紀年最爲紕繆不可依據閱者當分別觀之

燕簡公卒

衡案趙紹祖謂燕世家索隱引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當在顯王二年洪本補于烈王五年俱誤蓋皆未合燕世家索隱前後總校故也案世家簡公十二年卒

獻公立索隱云王邵案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此孝公前之簡公也又潛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爲諸侯索隱云案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爲諸侯又釐公三十年卒索隱云紀年作簡公四十五年卒此文公後之簡公也不得混作一人今檢竹書王命魏趙韓爲諸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當燕簡公之十三年越明年王陟爲簡公十四年又歷元王二十六年爲簡公四十年算至烈王五年爲簡公四十五年是簡公之卒

當補書于此然不得如洪氏謂卽孝公前之簡公也孝公前之簡公當卒于敬王二十七年

宋易城盱廢其君辟而自立

衡案宋世家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索隱曰王邵案紀年宋易城盱廢其君璧而自立今檢竹書無此語孫本補于顯王十四年以顯王十二年有宋桓侯來朝事順數至十四年爲三年以求合世家辟公三年卒之文不知六國年表紀宋辟之元于烈王四年算至顯王十四則爲宋辟十八年矣案竹書顯王十二



年書宋桓侯大事紀云以年攷之卽剔成故吳氏國策註以桓爲剔成也蓋剔旣弑君故加以惡諡曰辟公不必諡法定有此字也殺其君辟余定以爲當補于烈王之時其顯王十二之宋桓公來朝蓋桓公剔成旣立之十三年也孫以宋桓侯爲君辟故誤係于顯王十四年當從洪本補于烈王六年梁玉繩曰易成盱三字各本訛爲剔成盱盱是其名盱封於易城之地因以爲號焉

書晦

衡案開元占經一百一引紀年惠成王元年書晦今本無此二字洪本補于烈王六年

鄴師敗邯鄴師于平陽

衡案水經濁漳水注引紀年梁惠成王元年鄴師敗邯鄴師于平陽者也今考梁惠元年是周烈王六年孫之騷補此條于烈王七年我師伐趙圍蜀陽下又註云鄴有平陽城平陽韓郡水經注引竹書梁惠成王元年此一條今本無之寰宇記臨漳縣有平陽故城竹書梁惠成王敗邯鄴之師于平陽是也余案孫

本既云惠成元年則不當補于烈王七年又所補据水經注引作鄴師邯鄴師于平陽誤趙紹祖引作次于平陽亦誤攷此年有趙成侯韓懿侯伐我葵事鄴當作鄭謂韓也原文當作敗鄭師邯鄴師于平陽方是

雨骨于赤鞮

衡案孫之騷補此條于顯王八年下註曰路史註引紀年梁惠成王八年雨骨于赤鞮後國饑兵疫內記云是謂陽消今本無然惠成八年乃顯王六年孫補

于八年誤又案鞮補鼎切音鞮刀室也與此不合廣韻府移切音卑牛鞮縣名在蜀亦與此不合惟集韻云蒲糜切音皮本作鄆案左傳二十三年齊伐晉成鄆邵廣韻鄆邵晉邑則雨骨之在鄆地無疑其曰赤鄆者或亦當時赤狄雜處其地故以取名未可知也晉取涿氏

衡案御覽一百六十三引紀年梁惠九年晉取涿氏太平寰宇記四十四引同又國名紀云紀年梁惠九年晉取涿氏即汲冢書趙獻子城涿氏者今檢竹書梁

竹書紀年集說 卷五十一  
惠九年當顯王之七年無晉取泝氏事且紀年自烈  
王六年韓趙遷晉桓公于屯留以後更無晉事矣此  
焉得云晉取乎唯顯王十七年有晉取元武濩澤之  
語此晉字亦係訛舛不可据案泝氏屬趙在上黨紀  
年惠王八年伐邯鄲取列人取肥九年與邯鄲趙榆  
次楊邑則取泝氏當卽在此時蓋顯王之七年也晉  
字疑衍或曰顯王十七之晉取元武卽泝氏蓋泝以  
脫去水旁而爲元武與氏又以形相似而誤耳事在  
惠成十七年諸書引此脫去十字故云九年亦通

東周惠公傑薨

衡案六國年表周顯王九徐廣曰紀年東周惠公傑  
薨今本紀年無此六字案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  
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是爲西周  
惠公顯王二年又封少子班于鞏以奉王號是爲東  
周惠公皇極經世云東周惠公卒子傑嗣則傑又東  
周惠君班之子也第不知何以三代俱謚惠公案國  
策有文君卽呂氏春秋淮南子人表所稱昭文君皇  
極經世以爲名傑則傑自謚昭文而徐廣以爲惠公

傑者誤也疑此時是東周惠公班薨不當云傑又韓子內儲下有公子朝周太子也又有弟公子根則不知于東西兩惠公之行輩親疎何若矣

遣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

衡案洪本補此于顯王十三年下註云太平寰宇記九引竹書紀年曰梁惠王十五年遣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水經濟水注云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築長城于西邊自亥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云是梁惠王十五年築也與此條合今補衡案洪說大

錯寰宇記所云遣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卽紀年之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魏西邊近秦故築長城以備之特一云梁惠王十二一云十五者此係寰宇記誤讀水經而然案水經引竹書梁惠王十二築長城于西邊是一事此魏築長城又云自亥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云是梁惠王十五築也又係一事此蓋韓築長城與魏無涉故水經注于此條下又引郡國志曰長城自卷逕陽武到密者是矣此其說顧寧人先生亦曾論之案日知錄云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

鄭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賈築長城于西邊此魏之長城也後漢志卷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今以韓築長城混作魏事遂以魏築長城移在惠成王十五年並致水經注上下文義不分吾故曰寰宇記誤讀水經而然也乃寰宇記既誤讀而後人又不分晰竟合兩事為一遂謂此條當補于顯王十三年則既與龍賈築長城于西邊之語重複而又置韓築長城于不問豈非事實顯白羣相迷惑哉

余謂此條當註于顯王十年下兼正寰宇之失而另補韓築長城事于顯王十三年方合特水經自亥谷以南數語乃依約竹書之辭今不知其原文何若矣邯鄲四噎室多壞民多死

衡案開元占經一百一引紀年惠成王十六年有此條當顯王之十四年據年表為趙成侯二十年時魏與趙構難邯鄲幾失故有是異

徐州子期

衡案田完世家索隱云田臣思國策作期思紀年謂

之徐州子期蓋卽田忌也此條紀年當是顯王十五年齊田期伐我東鄙下註田期與徐州子期當是一人若以田臣思期思田忌與田期徐州子期並爲一人當不盡然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豈黔夫卽田期以其曾守徐州故謂之徐州子期耶  
公會齊宋之圍

衡案水經淮水注引紀年梁惠成王十八年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公會齊宋之圍今本紀年有上句無下六字事具載顯王十六年然此當在顯王二十七

年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下所謂齊宋之圍是也若惠王十八年圍襄陵尚有楚衛二國不僅齊宋也否則當與齊宋圍煮棗是一串事

齊宣王殺其王后

衡案田完世家王邵引紀年云宣王八年殺其王后此事疑誤据世家桓公稱公威王稱王則王后似謂宣王之母威王之妃矣然考孟子至齊最久諄諄勸王反復開道蓋欲王之行王政也如有弑母之事爲天下之大惡孟子將勸他國舉兵誅之不暇而顧反

竹書紀年集說 卷五十一  
欲輔之爲湯武乎此其必不然者也否則王后二字  
傳寫錯誤當是齊之大夫名姓也邵不知王后二字  
係訛字故與桓公弑其君母連類而及乃於桓公則  
曰弑於宣王則曰殺何猶是躬行大逆也而書法乃  
若是之異乎準以殺其大夫曰殺之例則王后之爲  
誤文有斷然者洪本補此條于顯王十八年是謂宣  
王真有此事矣誤而且顯王十八年据年表是齊威  
王二十八年洪補于此不知何据張本補於魏襄王  
之六年當今本竹書隱王之二年据年表是年爲齊

潛王<sup>十</sup>年依大事記是年當爲齊潛王之元年亦與  
索隱引紀年宣王八年之說不合總之人卽不信齊  
宣爲中主斷不能不信孟子爲大賢夫里名勝母會  
子不入邑號朝歌顏淵不舍孟子者顏會之亞也而  
乃以泰山巖巖氣象日屈于躬行大逆之人依依不  
忍舍去有是理乎或曰紀年齊之威宣二王互舛此  
宣王八年弑其王后當是威王而惠王後元十三年  
會威王于甄又當作宣王威王爲桓公之子故王邵  
引紀年此條連敘于桓公弑其君母之下也然以此

解宣王無是事信矣而亦有不可通者田午未嘗稱王則桓公之配何云王后吾故曰王后為誤文而準以殺其大夫之例則當為齊之大夫名姓無疑也

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

衡案周本紀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水經注汝水注引與此同又漢書武帝紀注臣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固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

南為侯案此條瓚註多一子南固不知係汲冢原書

有此抑亦瓚說添設也而今本紀年只有王如衛命

子南為侯事在顯王十九年其衛將軍文子為子南

彌牟瓚語係依約之辭今不知其原文何若矣其事

當在子南為侯前一百餘年案大戴禮有衛將軍文

子篇盧辯曰文子衛卿也名彌牟世本曰衛靈公生

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左傳以為彌牟也案魯哀二十

五年傳稱公孫彌牟又有奪南氏邑之語杜註謂南

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也又彌牟字子之亦見哀二



十五年傳杜註云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又哀二十六年傳衛悼公立南氏相之卽彌牟然則子南其氏彌牟其名子之其字將軍文子則其職與諡也跡其與褚師比公文要司寇亥作亂于衛侯輒之時踰年立蒯賸庶弟公子黜爲悼公据左傳在哀公二十五年六年間則當在元王之末貞定王之初而年表則又曰魯悼公十二年爲衛悼公元年時爲貞定王十四年然其說誤當從左傳爲是

勁朝于魏

衡案此四字見上瓚引然以爲在王命子南爲侯之前疑非秦本紀昭襄王八年魏公子勁爲諸侯魏當作衛蓋卽子南勁也秦昭襄王八年爲赧王十六年當魏襄王之二十年而紀年終其朝魏當卽在此年矣今以其事考之子南彌牟相衛悼公在魯哀公二十五年當年表元王之末年厥後貞定王二十八年陟又考王十五年陟又威烈王二十四年陟又安王王二十六年陟又烈王七年陟再算至顯王十九年共計一百二十年而惠王命子南爲侯則此所命之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五十一  
子南氏當爲彌牟之曾孫簡子瑕之孫檀弓疏文子  
生簡子瑕乃自此以後又閱三十年顯王陟又慎靚  
王六年陟又閱隱王十六而公子勁爲諸侯相隔五  
十二年則勁當又其支派也焉得如瓚說連敘于子  
南爲侯之前乎

韓姬弑其君悼公

衡案韓世家昭侯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索隱曰紀  
年姬亦作玘竝音羊之反姬是韓大夫王邵亦云不  
知悼公何君也又年表顯王二十韓昭侯十韓姬弑

其君悼公索隱曰姬亦作玘同音怡韓之大夫姓名  
也弑其君悼公案韓無悼公所未詳也梁曜北曰案  
世家均有此語徐氏測議以爲史誤蓋韓昭時申子  
爲相政治修明豈容亂臣恣橫而昭侯在位又寧有  
一國二君之理韓先稱侯後稱王無所爲公更無諡  
悼者悼公之非韓君明甚索隱疑悼公爲鄭之嗣君  
而鄭滅于韓已三十年尚何嗣君哉若以韓姬卽李  
斯傳之韓玘而玘爲韓安之相自昭侯十年至王安  
滅幾一百二十年此時烏得有韓玘况玘相安而安

亡實未嘗弒安并不可以安當悼也史詮及經史問  
答亦謂此句是誤文宜芟之余謂韓姬乃別一韓大  
夫非韓玘也悼公非韓君也攷三晉遷晉靜公于屯  
畱後之十二年鄭取屯畱靜公遷爲家人又歷十一  
年爲昭侯十年疑悼公卽靜公至是被弒也各國之  
君有二諡者甚多靜公在位二年而遷故又諡悼衡  
案梁氏之說頗得其旨然謂韓姬乃別一韓大夫亦  
非案韓姬當卽是昭公韓爲姬姓故云韓姬其君者  
史記之靜公也靜公雖微然于韓姬有君臣之誼故

曰其君

改名徐州謂之上邳

衡案楊升庵曰戰國策註引汲冢紀年下邳遷于薛  
改名徐州左氏作舒說文作邾今作徐趙紹祖曰案  
史記魯世家索隱引紀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水  
經泗水注引紀年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孟嘗君傳正  
義引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惟正義作惠成王三十  
年前今本一年而今本無改徐州語又春秋地名攷  
畧云案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于薛謂

之上邳而今本亦無謂之上邳四字疑高氏添設非紀年有此文也

秦與魏戰岸門

衡案秦本紀孝公二十二年封鞅爲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索隱曰紀年云與魏戰岸門此云雁門恐聲誤也又下云敗韓岸門蓋一地也尋秦與韓魏戰不當遠至雁門也今考竹書孝王封衛鞅在顯王二十八年則與魏戰岸門自當補于顯王三十年孫本補于二十七年誤年表秦孝公二十三與

晉戰岸門前本紀一年然亦當顯王三十年

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

衡案韓世家昭侯二十六年卒子惠宣王立索隱曰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今由紀年韓若山推之爲烈王二年懿侯立十二年卒爲顯王六年昭侯立二十六年卒爲顯王三十二年索隱又云紀年威侯七年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今考紀年會巫沙在顯王三十八年正鄭威侯之七年也又云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十月鄭宣王來朝梁此則索隱之誤夫

既與趙圍魏襄陵豈未踰年而卽朝梁乎案今本紀年圍襄陵在顯王三十三年蓋威侯立之次年也當梁惠王之三十五年而鄭宣王來朝梁則在隱王元年當魏襄王之五年焉得混合爲一年事乎至孟嘗君列傳田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于東阿索隱引紀年當惠王後元之十一年則尤誤夫以紀年推之顯王三十二已爲昭侯二十六若惠王後元十一則顯王四十四也昭侯不將三十有八年乎恐不足信而洪頤煊據此反謂威侯實有與梁惠王會巫

沙之事是未知平阿之會不當在惠王後元十一年也据年表會平阿在顯王三十四昭侯卒在顯王三十六蓋以昭侯元在顯王十一故算至顯王三十六爲昭侯二十六也若以紀年推校之顯王七年已爲昭侯元年則算至顯王三十二已足二十六年之數較年表前三年此則史記竹書微有不同處若如索隱之說則大相懸遠而且與紀年前後諸事不相符合大約索隱引紀年最爲錯謬閱者毋爲所惑也乃洪頤煊既據索隱之言謂梁惠王後元十一年韓昭

侯猶在昭侯卽于是年卒則當補此條于顯王四十四年不知又何故補于顯王四十八則是旣欲強合惠王後元十一之說而又欲牽附威侯七年來朝之文故兩岐其見而卒無當也張本補此條于惠王之二十九年亦誤夫惠王之二十九則顯王之二十七也今以顯王七年爲昭侯元年計之是昭侯立二十一年卒也與世家立二十六年不合

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

衡案韓非列傳索隱引紀年有此二語蓋亦約舉之

辭非紀年本有是文而今本脫也案紀年顯王十七年王會鄭釐侯于巫沙是爲昭侯元年九年秦師伐鄭十一年魏惠王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十四年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十六年惠王以韓師敗諸侯師于襄陵二十三年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二十四年魏敗韓馬陵此年誤當在惠王二年時爲韓懿侯二十六年穰疵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而三十三年鄭威侯已見則是韓昭侯卒于顯王三十二與世家昭侯二十

竹書紀年集說 卷五十一  
六年卒合統計二十六年內共用兵七次是則索隱所謂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也

秦取我焦

衡案國名紀焦宏農陝是本北虢之上陽晉滅之下註云紀年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今案竹書魏襄王六年當周隱王二年無此事惟顯王四十一有秦歸我焦曲沃之文夫秦旣歸我焦則必先爲秦取可知据此則當爲顯王三十九年秦取我汾陰皮氏後之脫文也蓋由顯王三十四年魏惠改元稱一年順數

至三十九年正惠王改元之六年羅氏注謂是襄王誤洪本補于隱王二年蓋又以羅氏而誤也否則卽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之事然惠文王後元十一據年表當紀年襄王之五年非六年也

齊威王薨

衡案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此乃索隱之誤據年表顯王二十六齊威王三十六而明年爲齊宣王辟彊元年

竹書紀年集說 卷五十一 五  
威王蓋以三十六卒也與世家合則當在梁惠王二  
十八年卽依通鑑作齊威王四十六年亦當在惠王  
後元三年不得至十五年也。○附案田完世家索隱  
曰案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  
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予案梁惠王  
卒于慎靚王二年其時爲秦惠文王後元六年非秦  
昭王時也而秦昭王十九年與齊同稱帝則齊湣王  
二十六年也年表爲三十六事在赧王二十七惠王  
己死三十七年安得至是方改元乎索隱所引此等

貽誤不淺識者辨之

嬰初封彭城

衡案此五字見孟嘗君列傳引說見上史記項羽本  
紀項王都彭城正義曰徐州縣然則嬰初封徐州之  
彭城蓋卽使守徐州之境故齊策云楚威王戰勝於  
徐州欲逐嬰子於齊也後又以全薛之地封之薛卽  
六國時徐州今嬰封彭城而曰初封者蓋對後封薛  
而言也

王會韓昭侯齊宣王于平阿。○會齊威王于鄆

威王當  
作宣王



衡案孟嘗君列傳宣王七年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後元之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互舛不同也據此則平阿之會當補于顯王四十四年鄆之會當補于顯王四十六年然予案田完世家宣王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正義曰沛郡平阿縣也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與年表合則魏惠王

之三十五三十六兩年也無緣遲至惠王後元十一年與十三年而且甄之會即在會平阿後一年予疑紀年本有會平阿會甄之文而惠王後元之十一年十三年則索隱推校而失之也乃張本既以索隱之言爲據遂補平阿之會甄之會于惠王後元十一年十三年而洪本則僅補鄆之會一條于顯王四十七年其平阿之會但序說于顯王四十五年之下而不據補予以今本紀年推校惠王後元之十一年十三年則顯王之四十四四十六也若四十五四十七則

惠王後元之二十四矣

甄集韻音  
絹同郵

衛平侯卒子孝襄侯立

衡案洪本補此條于顯王四十四年下注云史記衛世家平侯八年子嗣君立索隱曰樂資據紀年以嗣君即孝襄侯今據年表補然余案樂資所云不知當日原文何若當闕疑為是或即楮里疾圍蒲下之注未可知案國策秦拔衛之蒲胡衍謂樗里疾正衛嗣君時事

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

威王當作宣王

衡案孟嘗君列傳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潛王即位三年封田嬰于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夫梁惠後元十三年則顯王之四十六年也據六國年表顯王四十八齊潛王三封田嬰于薛則梁惠王後元之十五年矣梁曜北曰案嬰之封薛此與世家孟嘗傳並在潛王三年國策亦在閔王時實則宣王二十二年索隱引紀年梁惠後元十三年四月封嬰較史先一歲未知孰是而國策吳註謂嬰封在威王之世當梁惠前十三

年疑紀年誤書殊不然國策于宣王前十餘年尚稱  
嬰子安得言威王封之而所云受薛于先王者乃宣  
王也余案梁氏此說甚合據六國表顯王二十七爲  
齊宣王元年算至顯王四十六爲梁惠王後元十三  
實當齊宣王之二十年紀年前史記二年若從年表  
世家在湣王三年則宣王之二十二年矣史記宣王  
十九年大事記謂宣王二十九年

十月齊城薛

衡案國策靖郭君將城薛以客進海大魚之諫而止

今據索隱引紀年有十月齊城薛之文是靖郭君終  
不以此言而止也孟子齊人將築薛卽此事四書摭  
餘說曰後漢書志薛本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  
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孟嘗君列傳田嬰相  
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卽位三年而封田嬰于薛索  
隱曰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  
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與此文異余以經揆之孟子  
是年在滕也孟子適滕在去齊之後前所見者已是  
宣王則此時安得更威王是紀年以爲威王者誤

也孟子去滕之魏去魏復之齊後所見者仍是宣王則此時安得先有湣王是史記以爲湣王者亦誤也然則經所云齊人當指宣王蓋威滅邳以封成侯忌宣滅薛以封庶弟嬰至是而奚仲之祀始斬也

薛子嬰來朝

衡案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梁惠王後元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則當在顯王四十七年洪本補此條于四十八年誤後隱王十五年薛侯來會王于釜邱卽此薛子嬰也齊策又稱薛公

碧陽君之諸御產二龍

衡案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紀年今王四年有此條當在慎靚王六年然合觀紀年正文無此不經語也當是瑣語之文碧陽二字費解山海經東山經云孟子之山其上有水出焉名曰碧陽郝懿行疑碧陽君卽斯水之神余謂碧陽君當亦如留侯世家倉海君之類蓋亦東夷君長也或曰碧陽是辟陽之誤趙召公子職于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

衡案趙世家武靈王十年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

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于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徐廣曰紀年亦云爾集解曰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爲燕王之事當時趙聞燕亂遙立職爲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索隱曰燕系家無其事蓋是疎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舊史爲說是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裴駟之解得其旨而梁氏史記志疑深非之竝云職爲王時在噲死之後昭王未立之前職立二年卒始立昭王據此則十七字當補於隱王元年

齊師殺子之醢其身後

魏救中山塞集胥口

衡案趙紹祖于隱王元年下注曰案戰國燕策蘇代說燕王決宿胥之口下鮑彪引徐廣曰紀年魏救中山塞集胥口不知何年附此又洪頤煊補此條于顯王三十一年下注曰史記蘇秦列傳集解引紀年曰魏救山寨集胥口索隱云紀年作胥蓋亦津名鮑彪國策注引作魏救中山是集解所引本脫中字以上趙洪二說如此是當作魏救中山塞集胥口矣然竊

疑中山前滅于魏文侯十七年趙以常莊談之策請公子傾爲正妻因復封中山厥後百餘年而再滅于趙武靈王二十五六年間如以此條爲在魏文侯得中山之後則當在威烈王之世如以爲在武靈王滅中山之時則當在隱王十四五年而一次于隱王元年一次于顯王三十一年俱不可解且所引二句上下事實不貫據水經淇水注云宛水東南入淇水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于頓邱縣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卽指是瀆也又元和郡國志云

定州春秋時白狄之國戰國時爲中山國與六國竝稱王後爲趙武靈王所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秦趙郡鉅鹿二郡之地漢高帝分置常山中山二郡是則中山之地與宿胥遼絕何由魏救中山而塞集胥口乎然則救中山爲一事塞集胥口又爲一事方合而特不能作是解者案此條所引出徐廣之說而史記如南監本汲古閣本及評林本俱作救山塞集胥口是徐廣所引本無中字非傳寫偶脫也奚以明其然也案吳師道校本國策引徐注紀年曰敖山塞集胥

口則知敖誤作救而又添魏中二字遂作魏救中山云云今以國策考之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今案所謂滎口白馬濟陽宿胥頓邱大率皆春秋時衛地至戰國屬魏故索隱曰虛頓邱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曰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則合之徐所引敖山正當其地考小雅搏獸于敖傳云敖鄭地今近滎陽又左

傳十二年晉師在敖鄙之間注云敖鄙二山在滎陽縣西北又地理通釋云滎陽漢屬河南今鄭州滎陽滎澤二縣蓋滎澤本衛地卽衛懿公與狄戰處也而敖山在滎水之北故徐引以注國策及蘇秦列傳若云魏救中山則與此無涉而魏救山三字又不成文理今當從作敖山爲是第上文必有一二闕字今不可考矣

齊宋圍賁棗

衡案此條見韓世家徐廣引說見下然以爲齊潛王

十二年而又連敘于敗屈丐下者蓋據田完世家潛  
王十二年攻魏而又有魏王謂韓馮張儀煇棗將拔  
齊兵又進之語也然世家潛王七年與宋攻魏敗之  
觀澤而十二年攻魏只齊一國並無宋余以爲此條  
當在潛王七年實當隱王之八年洪本補此條于隱  
王三年據年表是年爲潛王十二年

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

衡案韓世家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  
蝨爭爲太子時蟣蝨質于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蝨亡

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  
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  
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蝨而內之其聽  
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  
求救于秦于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  
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潛王十二  
年皆云楚圍雍氏紀年于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  
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煇棗皆與  
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五十一  
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以上徐說如此余案秦本紀所云惠文王二十三年以及紀年之說是韓宣惠王二十一年蓋前圍雍氏也至韓襄王十二年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立韓咎從其計韓求救于秦並是後圍雍氏事徐廣分而爲二誤矣案韓世家韓宣惠王二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于丹陽徐廣注曰圍景座也景座卽景翠字音轉誤世家又云是歲宣惠王卒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五十一  
据年表爲赧王三年秦惠王後元十三也故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云庶長章擊楚于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卽此事當時秦兵兩道並進一使庶長章伐楚擊丹陽一使庶長疾助韓往雍氏是楚因秦之伐而圍韓雍氏秦又因雍氏之圍而往助韓也然則前圍雍氏蓋卽楚世家懷王十七年所謂秦大敗我軍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之時也後圍雍氏又卽楚世家懷王二十九年所謂秦復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五十一  
三  
攻楚殺我將軍景缺之事也相距凡十二年今以前  
圍雍氏爲赧王三年事記之則景缺之殺正赧王十  
五年事也楚世家與竹書合今本紀年有赧王十五  
年之楚入雍氏而無赧王三年之事洪本補此條于  
隱王三年張儀卒下

楮里疾圍蒲不克秦惠王薨

衡案楮里疾卽樛里子秦本紀之嚴君疾紀年之公  
孫爰楮樛二字聲之轉爰疾二字形之訛而嚴君則  
其封號也蓋如鞅封商君之類史記樛里子傳秦武

王卒昭王立樛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樛里子將  
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爲蒲謂樛里子曰公之攻  
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賴矣夫衛  
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于魏衛必折而從  
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于魏  
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  
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  
皮氏皮氏未降又去索隱曰紀年云楮里疾圍蒲不  
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案秦惠文王據年表卒于

赧王四年而今本紀年隱王八年有秦公孫爰帥師  
伐我皮氏之事疑又一事在圍蒲不克四年之後不  
得因楮里疾卽公孫爰遂謂圍蒲一役卽隱王八年  
伐皮氏之事也張本連敘于翟章帥師救皮氏之下  
洪本補此條于隱王九年俱誤豈未考秦惠文王卒  
之年耶夫惠文卒于後元十四是魏襄王之八年非  
隱王之八年也張本係于魏襄王十二年亦誤

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

衡案穰侯傳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

大臣公子爲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案紀  
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據此  
則惠文后之卒誠如本紀所云不得良死矣而穰侯  
傳乃有先武王死之文疑誤又穰侯傳云武王卒諸  
弟爭立唯魏冉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卽位以冉爲將  
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爲亂誅  
索隱曰案季君卽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衡案季  
君猶云季子指諸弟而言非獨指壯也壯未嘗嗣位  
何云僭立趙紹祖引于赧王十年下注曰史在昭王

夷門之東卽侯嬴抱關處

以上補遺終

衡案聞人訥甫古詩箋於王維夷門歌下引竹書紀年有此十字真日不見古書者矣紀年終于今王二十年今王者襄王也而魏無忌爲昭王少子爲安釐王異母弟其封爲信陵君與侯嬴交俱在安釐王之世紀年焉得錄侯嬴抱關之事他如倪魯玉注哀江南以逸書王子晉解爲紀年董斯張廣博物志又以殷祝解爲紀年俱當亟爲刊正以復紀年之舊庶不致有桃僵李代之嫌也

舜放堯於平陽。○昔堯德衰爲舜所囚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

衡案舜放堯於平陽劉知幾史通禘說篇以爲汲冢瑣語文又見疑古篇兩引俱同而昔堯德衰數語則張守節五帝紀正義所引竹書云云也廣宏明集十一引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趙紹祖曰其言不似紀年本文此論甚確知幾定以爲瑣語信也蓋瑣語與紀年同出汲冢並是竹書後人不能分析往往誤稱如此路史云小成陽

在成陽西北五十里隸於河南有山曰成陽穀林在其下小成陽以山得名乃堯葬所在有堯之故名焉卽庸俗所云囚堯城者蓋其遜位之後作遊於此此宵人所以得迹其近似而誣焉何以龜之莊周之書極天下之謫者也其讓王之說至有堯不慈舜不孝等語而未嘗有篡竊之一言使差有之周肯不言哉韓非戰國之從橫自賈者也其說疑曰姦人之事其君其諷一而語同世主說其言而不之辯則姦人逾反而說之曰古之明王非長幼弱也皆聚族逼土而

求其利也因曰舜逼堯禹逼舜而自顯其名也田成子宋子罕皆是物也嗟乎以韓非之輩猶能破其說於處士橫議之時而今之學士不能毆其於聖哲清

明之日可謂智乎羅氏此論足破囚堯之妄今檢竹書帝堯八十九年作遊於陶九十年帝遊居於陶一百年帝陟於陶堂堂正正之文有何詭異而後世乃不復置辨直以瑣語當紀年可怪也又羅萃註云鄆城東北五里有堯城竹書紀年以爲堯之末年德衰爲舜所囚在是囚堯城在相之湯陰又濮陽有偃朱

城在鄆城西北十五里竹書謂舜既囚堯偃塞丹朱於此使不得相見寰宇記以載言所錄不欲去蘇鶚謂是丹朱息沐之所非塞之衡案蘇氏此語頗得其實夫以偃息之地而誤解爲偃塞以遊居之文而托名於囚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在戰國遊說之士造言毀聖固無足怪後世學士大夫引經斷古亦復寬其說以爲出於紀年而不察則古書之存反不如早遭秦火之爲愈矣

堯禪位後爲舜王之而相州湯陰縣遂有堯城舜禪位後

爲禹王之

衡案蘇鶚演義堯禪位於舜舜復禪位於禹經史稱其盛德汲冢竹書乃云堯禪位後爲舜王之而相州湯陰縣遂有堯城舜禪位後爲禹王之任昉云朝歌有獄基爲禹置虞舜之宮劉子元引竹書以爲摭實非也夫堯舜夏禹聖人也位以禪代爲盛德後聖仰而倣之凡善惡必書謂之良史湯武王聖人也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經史不爲之諱則豈獨諱舜禹之事而反褒之乎知小說者

之爲濫矣蓋堯之耄舜功之高禹功之高耄者必怠於政事功高者人心之所歸聖人知進退存亡之道將以副天下人之心不得不禪其位也後儒意以爲篡奪而取禪代之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之流則不然也旣退之後無視事無聽政必處數十畝之宮數雉之城以兵衛護之將奉其舊君也而後人覩其餘址不以爲聖人避燥濕居退休之所遂謂之堯城舜宮若舜爲禹王又安得南巡乎述異記云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於九

疑山民思之立祠又云湘水去岸三十里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狩而沒葬於蒼梧之野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悉成斑文又禹遷舜於蒼梧皆非稽古之談若有遷徙之事必有鳩毒之患則安得終於壽考以上蘇氏說如此余案堯禪位後爲舜王之云云卽咸邱蒙所謂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之意也此與舜放堯於平陽昔堯德衰爲舜所囚等語是一類蓋亦瑣語中文也

竹書紀年集錄 卷五十一  
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

衡案蘇鶚演義今濮州有偃朱城一云丹朱城學者又云舜偃塞丹朱之所遂謂之偃朱城誤也蓋舜禪位之後築城以爲丹朱偃息之地實非偃塞之義劉子元又引竹書云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皆非也丹朱之有城如周封祿父微子之義蓋爲二王之後也蘇氏此說精當之至若劉氏所引竹書亦瑣語也

益干啟位啟殺之

衡案晉書束皙傳謂竹書有益干啟位啟殺之二語蓋瑣語中文而竄入紀年者也今檢紀年於帝啟二年書費侯伯益出就國於六年書伯益薨祠之設有此七字當位置何所故吾直斷以爲瑣語之文也然此事相傳已久屈子天問云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蜃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歟籀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蔣驥註曰此段文義多不可曉案通釋云竹書紀年益代禹立拘啟禁之反殺益以承禹祀卒然離蜃言忽攻益而去其害也能拘是達言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五十一  
被拘而能出也余案通釋所引紀年與哲傳又不同  
蓋未先晰乎竹書原有數種故承誤以爲紀年也其  
實此語造自燕子之爲相時燕世家云或曰禹薦益  
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人爲不足任乎天下  
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奪益之天下謂禹名傳  
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世家此文全襲國策  
及韓子外儲來梁曜北曰野客叢書云此甚背經旨  
考其說出於汲冢書通鑑註云事與師春紀太甲殺  
伊尹相類古書雜記固多也史公未見竹書不得以

證所出楚辭天問云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蠻漢書律  
厯志云張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則此說不僅見  
於竹書而國策韓子楚辭漢志亦非雜記王胡二君  
殊未深考晉書束皙傳稱竹書之異云益于啟位啟  
殺之今竹書無其事胡應麟三墳補逸據杜預左傳  
後序論竹書不及啟益以爲晉史之譌但史通引竹  
書云益爲后啟所誅見疑古禘說等篇而今竹書又  
明云夏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薨真疑  
莫能定矣總之此事之妄同於舜放堯平陽太甲殺

伊尹文丁殺季歷必戰國時橫議者所造而剽入之  
劉知幾作史通反信以爲實豈不可怪梁氏此論雖  
未定此七字爲瑣語中文然以爲橫議者所造而剽  
之真足破千古之疑矣何云疑莫能定乎惜太甲殺  
伊尹文丁殺季歷之事竄入已久未經校正者刊去  
實爲可恨而通鑑註謂殺伊尹是師春中語亦未的  
當與殺季歷同爲瑣語中文

仲壬四年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

衡案御覽八十三紀殷事凡二十五條其仲壬四年

崩伊尹放太甲則明係之璣語且並引杜預春秋後  
序曰紀年稱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放太甲  
於桐乃自立伊尹卽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  
殺伊尹據此則竹書貽誤自預時已然蓋竹簡初出  
彼此混淆預亦未暇考訂孰爲璣語孰爲紀年也且  
因紀年有太甲命伊尹事直以璣語之文附之不亦  
寃哉

文王夢天帝服元纓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  
王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

太公而託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見于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

衡案此一百零三字見孫之騷本得呂尚以爲師下註引竹書周志云云又通雅引周志元纒作元穰說見前集說嗚乎此真瓌語之文矣方以智曰汲冢楚冢今不能分故有瓌語亂竹書之疑斯言洵讀紀年者之龜鑑哉

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

王不聽去隱於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允子在邶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爲曰爲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爲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爲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

衡案此一百四十四字見繹史卷二十引汲冢書疑是逸周書脫文然其語淺率不類蓋亦出瓌語

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旣出乃脫簪

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起卒成中興之名

衡案此條見藝文類聚十五引瑣語

宣王之元妃獻后生子不恒期月而生后弗敢舉天子召問羣臣之元史史皆答曰若男子也身體有不全骨節有不備者則可身體全骨節備不利于天子也必將喪邦天子曰若而不利余一人命棄仲山甫曰天子年長矣而未

有子或者天將以是棄周雖棄之何益天子弗棄之

衡案此條見御覽八十五引瑣語又見一百三十五

引瑣語曰元妃獻后生子不恒期月而生后弗敢舉王召羣史問將棄之仲山甫曰天將以是棄周棄之何益且卜筮言何必從乃弗棄所引不備案周宣所舉此子卽幽王也

宣王之妾女鳩欲通杜伯杜伯不可女鳩反訴之王王囚杜伯于焦杜伯之友左儒九諫而不聽並殺之後三年而杜伯射王

衡案此條見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引汲冢璣語顏之推冤魂志引此作周春秋蓋卽墨子明鬼篇所云著在周之春秋是也事具見卷三十三  
楚矢箕服是喪王國

衡案北堂書鈔四十二有此八字下注云璣語當亦  
屢弧箕服寔亡周國之語而少變耳

幽王將殺太子宜臼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臼叱之虎弭  
耳而伏

衡案此條見御覽八百九十一璣語

又見釋史  
卷三十引

晉平公夢赤熊闕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  
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沒沉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  
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爲天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  
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則近臣憂見庭則無傷今闕君之  
屏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衡案此條見御覽九百八引璣語

又見釋史卷  
七十八引

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澮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有大  
狸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曰首陽之神有大  
狸身狐尾其名曰者飲酒得福則徼之蓋于是水之上也

衡案此條見水經澮水注又見御覽卷四十引璣語  
云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澮見人乘白驂八駟以  
來平公之前公問師曠曰有犬狸身而狐尾者乎師  
曠有頃而答曰有之首陽山神其名曰者來首陽之  
神飲酒霍泰山而歸其居而於澮乎見之甚善君有  
喜焉又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引古文璣語與御覽  
稍異

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人戲墜於牀  
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君戲而傷問之

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衡案此條見御覽二百九十一引璣語又見釋史卷  
八十七引

有鳥飛從西方來質白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相見如讓  
公召叔向問之叔向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白質鳥五色  
皆備其名曰翬南方赤質五色備其名曰搖其來爲吾君  
臣其祥先至矣

衡案此條見御覽九百十七引又潛確類書一百五  
引璣語云晉平公時有鳥從南方來赤質五色集于

庭叔向曰吾聞師曠言西方有鳥白質五色皆備曰  
翬南方有鳥赤質五色皆備曰雉今來爲君瑞也與  
此小異

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  
此猶之乎蟻羶也慕羶而附寧可已耶子大夫爲政不能  
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蹠魯之民盜也嘯其徒數千人驪  
山之陽扶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  
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囚桓以意行  
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

今貨偃然竊以逋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  
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君焉國政爲家事國賦爲家賦  
藐然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夫也  
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覩然不  
斥季孫之立而以爲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易  
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於人而  
已矣子大夫於吾儕小人其俱負翳以謀朝夕耳康子曰  
辯哉盜也去之繫于獄中

衡案此條見釋史卷八十引瑣語

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日臣死自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蟲矣

衡案此條見藝文類聚八十七又見御覽九百八十七五祀日臣死作五月五日臣死丁亥吳亡作丁巳吳亡餘俱同又廣博物志引宋穆公訛爲朱素公范獻子卜獵命占之其繇曰君子得寵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衡案此條見御覽六百八十四引瓌語又見八百三十二又見九百三十二然似是師春中語

智伯爲趙襄子所敗將出走夢火見於西方乃出奔秦又夢火見於南方遂奔楚也

衡案此條見御覽八百六十九又見釋史卷八十七引馬驢曰諸書皆云智伯見殺何得出奔秦楚蒲且子見雙鳧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

衡案此條見文選勵志詩李善註引汲冢書疑是繳書二篇之文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



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又淮南子  
曰蒲且子連鳥干仞之上弓良也案蒲且子楚人善  
射弋說苑說叢篇蒲且修繳鳧雁哀鳴

周穆王姜后孕越姬嬖竊而育之斃以元鳥二七塗以羣  
血王發而卜之兆曰蜉蝣之羽飛集于戶鴻之戾止弟弗  
克理重靈降誅而復其所王問諸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曰  
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關親將留其  
身歸于母氏而後獲寧冊而藏之厥休將振居三月越姬  
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將寘

爾大戮及王子于治

語有脫誤

衡案此條真師春語所謂純集卜筮事是也見釋史

卷二十六引。案隋經籍志有古文瓌語四卷今其

書不傳

又小說部有顧協瑣語一卷

師春至宋猶在黃東伯曾見

及之然已亡失過半矣案周禮卜筮掌於春官而此  
書實傳卜筮之學故曰師春杜預以爲是作書人名  
姓誤矣其蒲且子一條的是繳書無疑余爲鈔錄各  
書畧存其概不無罅漏容俟續補

竹書紀年集證卷五十終

竹書紀年集說卷五十一

昔者其經不無全載容外辭歸

其經其載其十一分由是為書無異余以多後

皆實對小卷之學然曰明春其所以欲其於書人

文之於百字大數中矣案其斷小卷皆以絲官而

其本亦又小如春至宋隆至黃東而曾良

其二十六而。其則錄其法古文與前四卷今其

商末北商其商書而微而歸其小卷皆以



